

三巖徐謙編輯

物猶如此

汀州伊立勳題



海門陳鏡伊先生編

道德叢書

●道之平治齊修● ●血心年十費耗●
 ●遺無中其羅包● ●書叢部一此成●
 ●面十數畫字生先亭一王有並頁數千計共部全●

| | | | | | | | | | | | | | | | |
|---|---------------------------------|--------------------------|-----------------------------------|---------------------------------|-----------------------------------|----------------------|---------------------------------|--------------------------|------------------|------------------|--------------------------|----------------------|--------------------------|----|--|
| 模範人生觀 | 婦女故事 | 家庭美德 | 孝史 | 官吏良鑒 | 法官曹圭泉 | 法曹圭泉 | 民間懿行 | 軍人道德 | 考試佳話 | 巧獸之變談 | 人獸之變 | 命相真諦 | 富室珍言 | 冤孽 | |
| 勸學篇 交友篇 居鄉篇 立志篇 器量篇 還金篇 事師篇 酒色篇 同學篇 | 賢母類 賢婦類 孝女類 惡婦類 兄弟篇 | 夫婦篇 父子篇 宗族篇 兄弟篇 | 尊親篇 孝感篇 養親篇 侍疾篇 顯親思親篇 | 清廉類 循良類 忠直類 仁德類 奸邪類 | 審檢官 律師 獄官 律師 法官 外官 | 商篇 醫篇 農篇 雜編 | 忠義類 仁德類 屯墾類 殘暴類 奸貪類 | 上編三十五案 中編十二案 下編四十案 | 上編四十三案 下編六十八案 | 上編六十五案 下編六十四案 | 遷善篇 改過篇 變惡篇 定數篇 | 上編善例五十五案 下編惡例二十三案 | 冤孽篇 頭索了 現形篇 索命篇 | | |

●半角費郵元一價定只一匣書美精紙一憑獎發加册四十部全●

道書另售
 道德叢書
 價目另售
 模範人生觀
 生觀
 巧談
 每册
 一角
 其餘
 二種
 每册
 定價
 八分
 同洋
 上者
 者五
 十者
 七折
 郵費
 酌者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9340B

徐太史遺筆

翼善鑑

民國二十四年春月上海霞飛路
護生報社營業部道德書局藏版

物猶如此卷之九

翼善鑑目次

- 鹿遶墳鳴
羣鹿感孝
虎避孝子
虎釋孝女
虎守忠義屍
善士義虎墓
虎護高士廬
義虎傳
三馬驚逸
牛助孝子
羣鳥銜土
羣鳥集舍

●溫光熹著●

- 庭鳥哀泣
仁鳥蔽樹
日南雙鴈
神鷹
龜負孝子
龜負閣
龜銜樹
- 以上翼善鑑

★★★★★★★★
★★★護生★★★
★★★大義★★★
★★★★★★★★

●每四冊分●

●每冊洋三分半

牛蛙痛言

●太原寒世子輯

牛報編

●每冊定價四分

●遂昌王國懋著

物猶如此卷之九

三巖徐 謙鶴子編 鄭 湘靈浦校刊

翼善鑑【十九案】

善氣網縕。善量彌綸。云何動物。只是一真。真誠極處。且泣鬼神。輯翼善

●鹿遶墳鳴【孝子傳】

伍襲。字世公。居父喪。廬側有一鹿。每襲哭。輒遶墳而悲鳴。

詩箋。荒廬弔影獨銜悲。怪鹿云何共涕洟。一樣椎心風木痛。想他躑躅遶墳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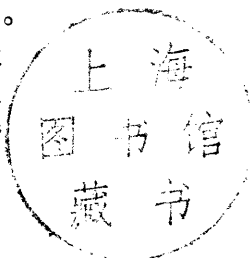
●羣鹿感孝【唐書】

唐孝子褚無量。丁母憂。廬於墓側。有鹿犯所植松柏。無量泣而謂曰。山中草木不
乏。何忍犯吾母塋樹。因竟夕守護。自是羣鹿馴狎。不復侵害。

按皇甫山逸士傳云。羅威字德仁。南海番禺人。母沒盡哀。墓側白鹿。乃馴擾其
墓。

詩箋。誤侵塋木恕無知。怒犯山靈罪敢辭。萬點長條短條淚。鹿羣相視亦含悲。

●虎避孝子【聖師錄】



上虞楊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常與母入山采薪。爲虎所逼。自計不能禦。於是抱母且號且行。虎睹其情。弭耳而去。

詩箋。抱母驚惶。走且哀。磨牙攫爪。出蒿萊。回頭底事。荒山竄。知是樵蘇孝子來。

●虎釋孝女【警心錄】

鶴坑隸羅源。其地嶺上有平巔。居民稱爲簫上。一田婦歸甯過其處。見虎蹲踞。懼不得免。因疾呼之曰。斑哥。我今歸省父母。與汝無冤。何忍害我。虎垂耳竦聽。遽曳尾趨險而行。婦得脫。

李斯義曰。孝心便可免難。從來事到無可如何處。只存一點正經心腸。直行將去。斷不懼於禍。此亦天道也。

鶴子曰。婦哭而哀。情何慘也。讀此。泰山虎拜下風矣。

詩箋。盤陀坐待怒張眸。有女前行哭訴愁。聽到歸寧風動谷。公然讓路虎低頭。

●虎守忠義屍【尊鄉贅筆】

南都旣覆。隆武稱號。閩中福州破。桂藩子永明王。復擁立於肇慶。改號永歷。後遁入緬甸。爲平西王吳三桂檄取遇害。永歷稱帝後。流離西粵。受制於孫可望。一時忠烈之士。大半殉難。輔臣嚴公起恆。楊公畏知。俱負聲望。可望要封秦王。嚴固拒。

不許遣賊遮殺之。推入河中。屍流三十餘里。忽有虎負之登岸。守視不去。賊愕眙。因收葬之。楊公憤激。徒手擊賊。亦被殺。張獻忠諸養子。除僞晉王李定國。反正外。如劉文秀。艾能奇等。皆好禍嗜殺。慘甚。猘。猘。乃此虎猶知忠義。彼逆賊者。真禽獸之不若也哉。

鶴子曰。漢劉昆爲弘農太守。三年。仁風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去。宋均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民患。常募設檻阱。猶多傷害。均到任。令屬縣曰。勞勤張非。捕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奸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阱。除削課制。其後虎相與東游。渡江。二事見後漢書。昔則感德政而虎去。今則感忠義而虎來。虎亦奇傑也哉。後漢書又載劉陵爲長沙安成長。修德而羣虎越境。此亦感德政也。詩箋。誰藏碧血。慰泉臺。抗節如山。志不回。天憫忠魂。葬魚腹。怒濤驅虎渡河來。

◎善士義虎墓【井蛙錄】

國初時。贛邑郭士俊。砥躬淳厚。接物和平。鄉里有善人之目。而事父母極孝。人鮮有知者。時邑有虎亂。往來者必戒嚴而出。郭一日往庄課租。二僕隨往。忽途次密菁中。一虎突出。橫阻於道。二僕棄襍被犇去。郭欲遁。而足不能履。坐而視。俟之。虎亦與郭對坐。郭自分難免。謂虎曰。余不幸而與汝值。余之數也。請速啖我。毋俾我

長慄。虎忽起近郭身。宛轉相依。如馴習者。郭曰。汝既不加害。將欲何爲。虎卽銜襪。被置郭前。若欲爲負荷者。仰首躬背。而示郭以狀。郭揣其意。繫襪被於背。郭起。虎卽隨行。先是二僕遁至庄。以告諸佃。莫不駭。嗟謂郭死於虎。天道無常。頃忽見虎。隨郭至。皆反犇入室。扃其門而喧噪。郭曰。毋恐。虎固與人不相扼也。悉令闢戶出。虎果弭耳帖尾。聽郭指使。於是衆乃返驚爲喜。爭啖以肉。虎一一舐而食之。夜宿門外。郭歸。仍負襪被而行。將抵家村。人怪駭。郭悉語顛末。人謂郭盛德。感及於虎。益加敬愛。自此而虎亂遂弭。適郡久亢旱。有司建壇祈禱。屢牒城社無應。忽郡長夜夢。城隍神語曰。來日北郊外有一老人攜虎往東行者。能得甘霖者也。曷往覓之。次日令吏祇候。郭果至。吏固稔虎不傷人者。勿之忌。拉郭見郡長。郡長奇之。隆禮迎請。告以代祈雨意。郭固謝不能。而郡長請益堅。不得已登壇拜跪。虎俛壇下。日亭午。有黑雲一縷。蜿蜒如龍狀。起於東南。頃之大雨如注。郡長喜。欲延郭入郡。款謝。而郭堅辭。攜虎去。郡長歸。乃手書降龍伏虎四大字。令吏備花酒。鼓吹送其家。郭名於是益噪。後郭死。虎繞榻長吼。家人聞其聲而恐怖。遂不復鳴。殮之日。虎泪如綆。日夕宿棺下。及郭就窆。窆工竣。虎伏地大吼。觸碑而死。人義之。報郡長。郡長詣郭葬所。見虎頭破而死。惻然悲悼。於郭墓旁擇地帷裹葬之。封其碑。題曰郭。

善士義虎之墓。至今猶存。

詩箋。虎俛壇前禱雨哀。一般真氣薄風雷。白楊蕭瑟纍纍墓。幾見朱幡哭拜來。

●虎護高士廬【獨異志】

成應元事統云。劉牧字子仁。常居南沙野中。樂山鳥之啼。愛風松之韻。植果種蔬。野人欺之。多伐樹踐園。牧曰。我不負人人。何負我。有一虎近其居。作穴見牧。則搖尾。牧曰。汝來護我耶。虎輒俛首。歷數年。野人不敢侵。後牧卒。虎乃去。

鶴子曰。人欺善虎。庇善是人之橫逆。反不若虎之馴良也。

詩箋。鳥啼松韻寂聲聞。穩坐南沙一片雲。可嘆抱茅欺杜老。村童幸未遇山君。

●義虎傳【祝枝山作】

荆溪有二人。髻弁交壯而貧富不同。婁子無他技。獨微解書數。妻美而豔。富乃設謀。誑言若困甚。盍圖濟乎。婁告以不能。故富子曰。固知也。某山某甲。豐於賄。乏主計。吏覓久矣。若才正應膺此耳。若欲吾爲若策之。婁感謝。富子卽具舟費。并載其豔者以去。將抵山。又誑言吾故未嘗夙語彼。彼突見若夫婦。得無少忤乎。一忤且不可復進。留而內守舟。吾若先容。可許也。婁從之。偕上山。富子宛轉引行險惡溪林中。寒胼胝碎破。血出被蹂躪不已。至極寂處。乃蹴而委之地。出腰鎌斫之。隕絕。

富子謂死矣。哭下山。謂艷者。若夫君噬於虎矣。奈何。婦慟哭。富子又誑言哭無益。吾試同若往檢驗。不見。乃更造計耳。婦亦從之。偕上山。富子又宛轉引行別險。惡溪林中。至極寂處。擁而求淫之。婦未答。忽虎出叢柯間。咆哮奮前。嚙富子去斃焉。婦驚定。心念彼習行且爾。吾夫其果在虎腹中矣。不怨客。轉身而歸。迷途。順途而哭。條見一老人步於傍。問故。婦陳之。老人言爾勿哭。當返諸舟。可歸。爾舟在彼。遂導之返。見舟而滅。蓋神云。婦登舟。莫爲計。俄而山中。又一人哭以出。遙察之。厥雄也。婦疑駭。夫亦疑婦。當爲賊收矣。何獨尙存哉。旣相逼。果夫果妻也。相攜大慟。各道故。夫曰。彼圖淫。若固未淫。若圖死。我固未死。我則我可置我憾也。婦曰。吾苦若死。若固不死。圖報賊。固自得報矣。我憾何不可置耶。於是更悲而慰。哭而笑。終歸完於鄉。

祝子曰。視賊始謀。亦何義哉。己而以巧敗。受不義之誅於虎。虎亦巧矣。非虎也。天也。使婦不遇虎。得理於人而報賊。且未必遂。卽遂。未若此快也。故巧不足以盡虎以義表焉可也。

退士曰。以虎嚙誑婦。而反爲虎所嚙。神耶。虎耶。以爲神虎可也。非直義而已。鶴子曰。反手爲雲。覆手雨。古道今人。棄如土。彼以黃金而奪聲氣。此以紅粉而

換肝腸。人心深險。竟至於此。故擇交宜慎。
 詩箋。殺心已伏。見嬋娟。一旦金蘭。化作煙人。巧十分天。更巧。是神是虎。總操天。

●三馬驚逸【閱微草堂外集】

洛陽郭石洲言其鄰縣有翁姑受富室二百金。鬻寡媳爲妾者。至期。強被以綵衣。掖之登車。婦不肯行。則以紅巾反接其手。媒媼擁之坐車上。觀者多太息不平。然父母族無一人。莫能先發也。僕夫振轡之頃。婦舉聲一號。旋風暴作。三馬皆驚逸。不可止。不趨其家而趨縣城。飛渡泥濘。如履康莊。雖仄徑危橋。亦不傾覆。至縣衙。乃屹然立。其事遂敗。用知庶女呼天。雷電下擊。非典籍之虛詞也。

詩箋。恥見金夫不有躬。翁姑奪志。訴蒼穹。一呼三馬騰空起。白日冥冥鬼旋風。

●牛助孝子【閱微草堂外集】

徐光大。慈谿人。康熙中。任清河主簿。著廉能聲。以疾卒於官。子雅涵。扶柩歸。渡黃河。忽風起。冰合。夾舟不能行。諸人履冰登岸去。雅涵獨拊柩長號。矢以身殉。衆哀其志。謀以索挽之。甫數武。陷冰坎中。力不能施。雅涵仰天狂呼。血淚交迸。衆束手無策。皆爲掩泣。忽來一水牛。趨柩前。以角承之。起。衆無不踊躍呼曰。天憐孝子。驅牛爲之助也。競拽之。立達於岸。闔家感牛德。戒食牛肉。已歷四世矣。

詩箋哀動河神水不寒。烏健戮力萬靈歡。請看孝子扶歸櫬。天意何曾負好官。

●羣鳥銜土【廣輿記】

顏烏。義烏人。父亡。負土築墓。羣鳥銜土助之。其吻皆傷。因以名縣。

按異苑云。東陽顏烏。以純孝著。後有烏銜鼓集顏所居村。烏口皆傷。一境以爲慈烏銜鼓。欲令至孝遠聞。卽於其處立縣名烏傷。旋改爲烏孝。

詩箋荒碣猶存黯夕陽。爭傳顏巷義烏鄉。辛勤銜土成墳後。時聽啼聲隱白楊。

●羣鳥集舍【周書】

宗慄。遭母憂。哭嘔血。每有羣鳥數千集於舍。候哭而來。哭止乃去。

詩箋何處千鳥繞帟帷。哭聞孝子百靈悲。思親各有傷心淚。仰視蒼天兩不知。

●庭鳥哀泣【北史】

齊蕭放居喪。以孝聞。廬室前有二鳥來集。馴庭飲啄。每臨哭時。舒翼悲鳴。若哀泣者。

詩箋孝動三靈色慘悽。有生各自念孩提。問烏何亦悲傷甚。聲到心頭不住啼。

●仁鳥蔽樹【拾遺記】

晉文公燒山求介之推。之推抱樹。有白鳥成羣。繞煙飛噪蔽之。推死後。所焚山數

百里居人不設羅網。呼曰仁鳥。

鶴子曰。反哺則孝。護善則仁。成公綏目以祥禽。有以哉。

詩箋。旌善綿田。悔已遲。介山一炬。到今悲棠梨寒食。煙和雨。尙有啼鳥繞樹枝。

◎日南雙鴈【警心錄】

虞國少有孝行。爲日南太守。常有雙鴈宿止廳上。每出行縣。輒飛逐車。旣卒於官。鴈逐喪還。至餘姚。住墓前。歷三年乃去。

李斯義曰。二鴈之於虞也。生而行止與俱。死而喪葬相隨。天下人子。能如此者。有幾。蔡邕廬墓。雉兔馴擾不去。亦孝行之所感也夫。

詩箋。雙飛誰遣此勾留。五馬相隨幾度秋。惆悵墓田離別後。白雲渺渺水悠悠。

◎神鷹【堅瓠集】

嘉禾守楊公繼宗。爲人端莊勇決。愛民禮士。會郡饑荒。死者相踵。公憫念旣深。不及關白司道。發倉賑之。全活萬計。仇家以事上司道。以擅支倉庫。少給多侵爲辭。行文按公。及展牘。狂風起庭中。有羣鷹數十叢集。嚙牘飛上。或爪或喙。牘紙粉碎矣。司道怒曰。鷹亦忤我乎。遂白撫院。方下舟。羣鷹復至。怒睛奮翅。馳逐飛鳴。若詈辱之狀。司道怒命卒繪獵之。弩者彈弓者箭網者絲而羅繞愈衆。卒莫能退。中一

老鷹迅擲而下。司道急以手蔽面。竟攫其紗帽而去。衆鷹亦復爪喙申文。又紛然碎矣。司道駭異。返駕事遂得寢。公在郡九年。風雨調和。禎祥疊見。及滿去。七邑男女攀車挽留。士夫爲製神鷹錄。以傳其德政。

詩箋。萬骨回生。隻手持。爲民獲罪。復奚辭。願書赫赫神鷹錄。傳徧黃堂太守知。

●龜負孝子【九江記】

留京有孝行。時江水暴溢。居者皆溺。京負母號泣。忽有大龜至前。舉家七口俱上龜背。行十餘里。至一高岸。龜乃去之。

鶴子曰。大龜拯溺。事奇矣。然以孝行而至。事奇理固常也。

詩箋。一家魚腹。只須臾。跋浪神龜。載樂都。仰見天心。憐至孝。艱危隨處。百靈扶。

●龜負閣【文苑彙雋】

徐瑞幼時。被水。處一閣。將沈。聞空中有人言曰。徐瑞真宰相。可護持之。時有龜數千。負閣得不沈。後果位宰相。

詩箋。神龜天遣。庇賢才。百尺岩嶢。黑浪迴。信是他年。黃閣老。六鼈且戴。海山來。

●龜銜樹【顏真卿石柱記】

餘不亭。侯孔愉墓。在城下。古木數株。堅如石。故老云。愉卒後。龜銜巢木。植於此。至

今號龜銜樹。溪名龜溪。橋曰龜回橋。〔以上翼善鑑〕

按會稽俊賢傳云。孔愉字康敬。嘗至吳興。餘不亭。見人籠龜於路。愉買而放於溪中。龜行至水。反顧視愉。及封此亭。三鑄印。龜皆左顧。愉悟。遂取佩之。詩箋。當年翁仲記分明。亭外斜暉亦有情。神物尙留芳澤在。綠陰一帶護佳城。

秋來霜露滿東園
蘆葍生兒芥有孫
我與何曾同一飽
不知何苦食鷄豚

錄宋蘇東坡詩

翼善鑑終

三孫徐兆杏雨壇同校
湖南張海祉修五覆校

讀蓮池和尚戒殺文七誦

明 新安程由中

頌之一 【生日】 性質同天賦。生生直至今。如何忘愛育。忽爾事烹爨。徒熾無

窮業。那勤罔極心。思親懷惻隱。始解報恩深。

頌之二 【生子】 一笑承前日。千年啓後時。慈仁將廣被。世澤始長持。欲副充

闔慶。宜推舐犢思。油油全惻隱。民物各雍熙。

頌之三 【祭先】 祀亡必用齋。純潔萃其渙。俎豆旣精虔。屠割方曼散。芳腥詎

解嘗。罪戾先均半。惻隱及茲辰。免於淨業亂。

頌之四 【婚禮】 乾坤兩附依。倫始因之制。也合樂生成。何先行殄斃。物俱有

唱隨。情豈甘分離。因充惻隱端。咸若堪垂傷。

頌之五 【宴客】 娛賓水陸窮。下箸錢盈萬。俵罪誑分承。撩冤拚獨販。脂膏佐

鼓吹。砧几厭悲怨。惻隱此奚辜。清真酬素願。

頌之六 【祈禳】 幾微殊禍福。前定或由天。底事戕他命。翻求引己年。詎知惟

正直。甯屑順攀緣。惻隱通幽顯。毋將重鬼愆。

頌之七 【營生】 癡暴憂寒餒。誅夷活厥躬。心安推刃慘。技擅奏刀雄。豈昧生

緣廣。應愁惡趣空。當機萌惻隱。擇術可朦朧。

徐太史遺筆

救

難

鑑

民國二十四年春月上海霞飛路
護生報社營業部道德書局藏版

物猶如此卷之十

救難鑑目次

義虎橋

孫堅馬

苻堅馬

馬躍水援主

向生騾

牛鬪虎

牛鬪盜

伏波灘犬

義靈

平望鎮犬

楊褒犬

犬救溺

犬救火一

犬救火二

犬救火三

犬咋虎

犬斃蛇一

犬斃蛇二

燕侶營巢

鸚鵡救火

畫眉警盜

鶴吞蛇

龜濟將軍

巨魚救商

鱧救火傷

清周蓉裳輯 周紹香重訂



傳家之寶

仁蜂

蟻嚙械

以上救難鑑

每册定價一角 寄費外加

物猶如此卷之十

三巖徐

謙鶴子編

鄭

湘靈浦校刊

■救難鑑【二十七案】

物難人救。人難物救。豈惟物救。天也垂救。不爽鎔銖。善人自救。輯救難。

●義虎橋【閒居偶錄】

彭城有義虎橋。昔有商於齊魯之墟者。夜歸迷道。墮虎穴。自分必死。虎熟睨之。不加噬。反善遇焉。晝銜物與食。夜爲呵護。月餘。人稍諳虎性。乃囑之曰。吾因失道。誤至此。幸君惠我。不及於難。家有父母妻子。久客欲思一見。君能置我於康莊乎。虎作許諾狀。乃伏地搖尾。招之。商喻意。遽上虎背。遂躍而出。置諸道旁。相顧悲鳴而去。後歷數載。商偶經此地。見諸獵縛一生虎。將獻之官。商諦視。卽前虎也。虎見商。咆哮。商感虎德。與衆道。故出重貲。以贖虎。衆亦義之。釋縛。縱之深山。後人於此地立橋表焉。

鶴子曰。虎不乘人之危。且全人之生。何世之落井下石者紛紛也。

詩箋。恩酬意外。亦奇緣。義虎橋猶過客傳。浪說無情情倍篤。含生同戴有情天。

●孫堅馬【警心錄】

孫堅討董卓失利。被創墜馬。臥草中。堅衆分散。馬還營嗚呼。軍人隨馬至草中。乃得堅。

李斯義曰。如此馬者。真可謂與人一心者也。嚮使堅死。討卓諸公喪魄矣。則勝負未可知也。堅不死。卓必亡。馬之力與。

詩箋。江東氣壓萬熊羆。討賊無端折義旗。主帥死生猶未定。悲嘶情急反營時。

●苻堅馬【警心錄】

秦苻堅爲慕容沖所襲。馳騶馬墮澗中。追兵幾及矣。堅計無由出。馬卽踟躕臨澗。垂韁與堅。堅不能及。馬又跪而授焉。堅援之得登岸而走。廬江。

李斯義曰。古稱老馬之智可用。謂其識途耳。不謂堪託死生如此。

詩箋。與人生死一心同。追騎何愁迅若風。天助苻秦王景略。扶危馬亦出羣雄。

●馬躍水援主【做誠錄】

僞蜀渠陽鄰山有富民王行思。嘗愛一馬。芻粟餵飼。一日乘馬往本都。遇夏潦暴漲。舟子先渡馬。迴舟以迎行思。至中流。風起船覆。其馬跳入駭浪。接其主。浩淼間。遂免溺。

詩箋。勢難共濟。浪滔天。悼主舟沈水底。眠國士何曾忘智伯。投軀猶幸報生前。

●向生騾【警心錄】

向生樂平人。有陸圃在懷義鄉。諭其佃僕種豆。僕乃改植山禾。一日向乘騾按視。怒之。悉加芟蕩。僕恚甚。卽入室取利斧。出剗刃已及。向急跨騾走。因傷墜地。騾舉足舐僕。又立齧之。且逐行數十武。僕旣逸。乃還護向。復銜草覆向體。迨暮藟者至。乃嘶鳴往迎。以視向。遂得脫歸。

李義斯曰。以刃剗主。固是大變。然不順人情。加以不堪。實自取之。奚尤哉。

詩箋。超忽追奴過孟賁。無慚都尉與將軍。區區一頃南山豆。來歲何妨督再耘。

●牛鬪虎【明紀】

天長縣民戴某。朝出。其妻牧牛於埜。犬隨之。俄入草莽不出。戴妻牽牛尋之。未百步。見虎據而食之。虎見人至。棄犬而搏人。牛見主有難。忿然而前。虎乃釋人而應牛。互相鬪。不逾時。虎負牛勝。而人遂免難。牧監奏聞朝廷。賜一牛以代耕。前牛待其自終。

詩箋。乳虎懷中氣食牛。未聞牛鬪虎低頭。呼聲一動千山應。風籟蕭蕭白日秋。

●牛鬪盜【閱微草堂外集】

護持寺村。在河間東四十里。有農夫于某。家小康。一夕于外出。劫盜數人。從屋簷躍下。揮巨斧破扉。聲丁丁然。家惟婦女弱小。伏枕戰慄。聽所爲而已。忽所畜二牛。怒吼躍入。奮角與盜鬪。挺刃交下。鬪愈力。盜受傷狼狽去。蓋乾隆癸亥。河閒大饑。畜牛者不能芻秣。多鬻於屠市。是二牛至屠者門。哀鳴伏地。不肯前。于見而心惻。解衣質錢贖之。忍凍而歸。牛之効死固宜。惟盜在內室。牛在外廐。牛何以知有警。且牛非矯捷之物。外扉堅閉。何以能一躍踰牆。此必有使之者矣。非鬼神之爲而誰爲之。此乙丑冬。在河間歲試。劉東堂爲余言。東堂卽護持寺村人。云親見二牛各身被數刃也。

詩箋斧劈重扉婦孺悲。兩牛突至盜紛披。解衣贖命寒侵骨。牢記屠門伏地時。

◎伏波灘犬〔異談可信錄〕

伏波灘。入廣之要區。因其地有漢伏波將軍廟。故名也。某年有客收債而返。泊其處。船戶數人。夜操刀直入。曰。汝命當畢於斯。我輩盜也。可出受死。勿令血汚船艙。又需滌洗。客哀求曰。財物悉送公等。肯俾我全尸而斃。不惟中心無憾。且當以四百金爲酬。盜笑曰。子所有盡歸吾囊橐。又何從另有四百金。客曰。君但知舟中物。豈識其餘。乃出券示之曰。此項現存某行。執券往索可得。惟我清醒受死。殊難爲。

情請賜盡醉。裹敗蓆而終可乎。盜憐其誠。果與大醉。蓆捲而繩縛之。拋擲於河。甫溺。有犬躍而從焉。俱順流傍岸。犬起抓擊廟門。僧問爲誰。不應。及啓關。見犬走入。渾身淋漓。銜僧衣不放。若有所引。隨至河邊。見裹尸。俱欲散去。犬作遮攔狀。僧喻其意。擡尸至廟。撫之。酒氣熏騰。猶有鼻息。解其縛。驗蓆上有齒痕。始知是犬嚙斷。乃與茶湯而臥。明晨客醒曰。盜走水路。我輩從陸。告官當有盜至。蓋度其必執券而往某行也。僧諾與俱。盜果未至。因告行主人以故。戒勿泄。俄而盜果持券至。主人僞爲趨奉。遣客鳴官。遂皆擒獲。客偕犬同歸。終老於家。不復再出。著義犬記。

鶴子曰。犬隨躍奔逃時。遑計禍福利害哉。濟則同生。不濟則同死。忠義噴薄。可格三靈。其間機緣湊巧。又安知非伏波將軍陰相也。

詩箋。夜闌犬吠水聲中。引衲灘頭列炬紅。搖尾歸來心事了。花村穩傍主人翁。

◎義靈【井蛙錄】

青烏家沈某。在閩時。見一客控蒼衛。後二人以笋輿肩巨犬而行。入肆少憩。羣叩其故。言某海鹽人。負販江湖。懋遷多載。前從汀郡船行。買舟載貨。他往爲操舟者。劉某利余金。中途乘余醉。以氈裹擲江心。所帶隨身犬號叫入水。銜氈順流而下。氈以犬故得不沈。復抵汀界。爲漁人撈救。旋患寒瘧。遂日丐通衢。夜棲古刹。欲回

船行而足不能履。輾轉已越月矣。一日此犬忽至。行銜主衣。引至古刹。某正呻吟。主詢知始末。舁某以歸。犬忽不見。踰旬日。犬回號叫跳舞。主知犬有異。復隨行數十里。至江岸。遇劉主窮究某下落。劉色變。遂繫以歸。劉見客。忤無詞。於是控劉於縣。還貨而服其辜。宰義犬。錫名義靈。令某覓輿抬之歸云。

原跋曰。犬報主而以身出其難。復仇雪恨。卒賴其功。犬而人者也。

鶴子曰。突去突來。煞有深意。嘉名義靈。犬無愧色矣。

詩箋。裹氈擲水。浩無津。萬苦回生。怨孰伸。犬坐筭輿。從古少。歛容看殺道旁人。

●平望鎮犬【果報聞見錄】

康熙元年。吳江平望鎮有徽商。見一店家。縛犬欲烹。商以銀四錢買放。任其所之。不意此犬隨舟而行。至僻靜處。有盜數人。沈舟子於河。將殺商。商求全尸。乃以大袋倒置商在內。結口擲水。盜去。犬見有後舟來。啼號若訴。徑入水口。銜大袋。稍起。舟人羣拽之。解開救甦。商言其故。亟控於官。先擒店主人。物色盜。即賣犬諸人也。一一得之。犬亦隨商至公堂。若爲質證者然。盜皆梟斬。

●附錄

闡義云。吳有富家奴。徵租於佃者。佃無以應。飲而餽之。犬曰。以食汝。奴牽犬擊。

舟道有客附舟。弗忍犬烹也。請償以值。啓囊金燦然。奴睨而心動。乃佯語客。若實行仁而我受金乎。曷以值沽飲。遂沽酒強客醉。乃以二囊囊客。擠水中。悉有其貲以去。客之溺也。犬躍入水中。曳囊泊渚上。沿隄而望。有二農人耦而治田。解衣隴畔。犬往嚙其衣。疾走。農追犬至渚。則囊見焉。遂解囊而客以酒。故雖濡水猶惛然微動。不卽死。徐之乃甦。叱問乃知所以。相視而嘻。客乃大哭曰。嗚呼。微犬吾腐魚腹矣。然莫知奴主名。而囊故有識宛然。視之三人姓氏也。於是攜囊抵主人。主人大驚。匿客室中。俟奴至。而奴以爲客固已死。久之乃來。施施如也。主問租。奴詭辭以對。主出囊擲示之。奴愕然。主呼客出。奴乃伏。送官。置之法。而還其貲。客携犬歸。終身養焉。予友李崧山自吳歸。爲予言如此。

●楊褒犬【集異記】

楊褒。廬江人也。旅遊至親知舍。家貧無備。惟養一犬。欲烹而餉之。已操刀矣。犬乃跪前足。淚眼視褒。異而止其殺。且求之。親知奉褒。將犬歸。常隨出入。褒妻有異志。褒莫知也。歲餘。妻與所私者謀害褒。褒是夕醉歸。妻伺其外來。殺褒。旣至。甫踰闔。犬齧其足。并咬褒妻。俱傷甚。時褒驟驚醒。罔知所措。大呼有賊。鄰里麇集。搜之。刀

墮縛而送縣。研鞫得實。並伏法。

詩箋。怒窺中葺扞奇災。尙憶驚惶跪客哀。捷報不殊桴應鼓。都從刀下戴頭來。

●犬救溺【聖師錄】

湖州顏氏夫婦出傭。留五歲女守家。溺門首池內。家有畜犬。入水負至岸。復狂奔至傭主家。作呼導狀。顏駭而歸家。見女伏地。奄奄氣息。急救乃甦。

詩箋。悲號幾度繞深池。倘俟爺娘救恐遲。無限徬徨人不見。犬心并不望人知。

●犬救火一【警心錄】

晉太和中。廣陵楊生畜一犬。甚憐愛之。行止與俱。有年矣。一日生被酒。臥大澤草中。不能動。時值隆冬。野火燎原。風急燄熾。犬周走號喚。生罔覺。前有阬水。犬走浸水中。還以身水灑生。左右草上。草皆沾溼。火止而免。後生宵行。誤墜空井。犬哀吠徹曉。過者怪之。窺井見生。生日。君援我。當有厚報。人曰。須以此犬見。與生有難色。人曰。若爾。汝不得出。犬目生生。喻意諾之。乃出生。繫犬而去。越五日。犬夜走歸。

詩箋。人世可憐憂患多。回思少日荷摩挲。報恩兩度敢辭瘁。筋力非前將奈何。

●犬救火二【警心錄】

李信純。襄陽紀南人家。養一犬。曰黑龍。愛之。偶於城外飲大醉。臥草中。遇太守鄭

瑕出獵縱火。信純恰當下風。犬以口拽純衣不醒。北去三五十步有溪。犬卽奔往。入水濡毛。於臥處周迴灑之。獲免。犬力盡竟斃於側。俄信純醒。見犬死。因大慟。聞於太守。太守命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墓。

李斯義曰。與楊生事同。而此犬竟以勞斃。惜哉。豈所謂鞠躬盡瘁者耶。

詩箋。主人沈醉幾時醒。九地難埋一點靈。厚葬多勞鄭賢守。墓田春草至今青。

◎犬救火三【聖師錄】

上黨盧言。常見路旁一犬羸瘠將死。憫而收養。一日醉寢。適鄰火發。犬忙迫上牀。向言首嗥吠。又銜衣拽之。言驚起。火已熱其屋柱。突烟而出。始得免。

詩箋。災已然眉勢莫禁。黑甜鄉裏醉沈沈。喪家骨立何人顧。當日渾無責報心。

◎犬咋虎【聖師錄】

樂平縣民章華。元和初。嘗養一犬。每樵采入山。犬必隨。三年冬。比舍有王華者。偕上山采柴。犬亦隨。忽一虎榛莽躍出。搏王盤踞於地。然猶未傷也。章叫且走。虎捨王。趁章。旣獲復坐之時。犬潛深草。見章被銜。突出躍上虎頭。咋虎鼻。虎不意其來。驚而走。二人僵仆。如沈醉者。犬以鼻襲章口。取氣。卽吐出涎水。如此數次。章稍蘇。犬乃復以口襲王口。亦如前狀。良久能行。相引而起。犬憊伏不能起。一夕而斃。

時前山有樵者。目擊其事。故知之。

詩箋。虎奔坐守。敢辭疲。起死回生。此犬奇。縱使主人魂不返。已拚薄命夜臺隨。

◎犬斃蛇一【聖師錄】

晉泰興二年。吳人華隆。好弋獵。一犬曰的尾。每將自隨。後至江邊。被大蛇圍繞。周身大遂。昨蛇死焉。而華僵仆。無所知。犬彷徨嗥吠。往復路間。家人怪之。因隨犬往。載華歸。越二日。乃蘇。華未蘇之際。犬終不食。

鶴子曰。江邊行人如織。而毒虺獨阨其身。不得謂非平居喜獵之報也。

詩箋。死生與共寸心安。禦難倉皇力已殫。防護未先滋疚甚。悲來雖餓下咽難。

◎犬斃蛇二【警心錄】

有士人某。性慈。其親串家。犬生四子。以爲不祥也。將棄之河。某見而乞歸。養之一日將暮。忽聲如風雨。草木披靡。震撼山谷。遙見大蟒。身如車輪。目光閃閃。直趨某。將加吞噬。四犬徑犇蟒。登跳扼其首。競嚙之。蟒死。某無恙。

李斯義曰。方某之留養犬子。不過一念之不忍。而卒免大厄。故凡作善事。但盡我心焉耳。若有意求報。則爲善之力淺。而誠不足以動物矣。

詩箋。身纏毒蟒吐腥煙。併力酬恩始快然。溺犬路人尙憐死。自家溺女不知憐。

●燕侶營巢【聖師錄】

郁七家有燕將雛。巢久而毀。鄰燕銜泥。去來如梭。頃刻巢復成。明日。遂育數雛。巢中乃知倉皇急難時。羣燕來助力者。

詩箋。卵完難必覆巢時。駭聽曉音相顧悲。來去銜泥風更雨。家家黃口正啼飢。

●鸚鵡救火【警心錄】

鸚鵡飛集遠山。山中禽獸。輒相愛重。鸚鵡自念。此地雖樂。不可久留。遂去。後數日。山中火。鸚鵡遙見。相率入水。濡翎飛而灑之。天神言。汝雖有志。何能救也。鸚鵡曰。雖知不能。然嘗住此山。與若輩爲兄弟。不忍見耳。天神感之。卽滅火。

李斯義曰。凡相知在危難中。雖勢不能救。亦當爲之竭力。若謂事不干己。漠然置之。於心安乎。

鶴子曰。精衛填海。銜木石以忘疲。愚公移山。感夸娥而下降。試觀千古異行。都成一點真心。火已燎原。莫嘆欒巴之酒。悲哉焦土。難忘介子之廬。濡翼詎效。夫鵠梁。戮力爭投於燬渚。亦知然眉孔棘。敢竭鄙誠。偷笑爛額空勞。非臣逆料。卒之元精貫日。神力回飆。幸鸞鶴之重逢。慰脊令而永嘆。嗟乎。黃金交密。白水盟寒。謬託披肝。但知安樂與共。旁觀袖手。誰似患難相憐。如斯禽者。良可風矣。

詩箋。如山義重力慚綿。知己難忘邂逅緣。烈火陸渾誰撲滅。丹心一縷貫蒼天。

◎畫眉警盜【警心錄】

黃祝黥縣人。慶元間。爲鄱陽主簿。被盜入室。竊衣分置兩囊。署有畫眉。頗馴黠。解人語。是夜家人熟睡。畫眉忽跳躑籠中。嗚呼不輟。聞者以爲遭貓搏噬。起視之。盜驚走。遺其囊。得不失。

李斯義曰。鵝能驚盜。不謂畫眉亦能驚盜。何人之憤憤。不如物之惺惺也。詩箋。盡室酣眠。盜穴垣。夜深柝靜。掩重門。籠中未敢輕饒舌。飲啄多年被主恩。

◎鶴吞蛇【聖師錄】

某氏園亭中有古樹。鵠巢其上。伏卵將雛。一日。二鵠迴翔屋上。悲鳴不已。頃之。有數鵠相向。鳴漸益近。首皆向巢。忽數鵠對喙。鳴若相語。狀颺去。少頃。一鶴橫空來。閣閣有聲。鵠亦尾其後。羣鵠向而噪。若有所訴。鶴復作聲。若允所請。警而上銜一赤蛇。吞之。羣鵠喧舞。若慶且謝者。蓋鵠招鶴搏蛇相救也。

詩箋。何處飛來閣閣聲。口吞赤虺鵠心平。莫非迎到虬髯客。怒掃腥煙一劍橫。

◎龜濟將軍【搜神記】

毛寶行江上。見漁父釣一白龜。寶贖而放之。後於剌城戰敗投江。有物載之。漸得

至岸視之。乃昔所放白龜。甲長四尺許。龜至中流。猶反顧寶。

李斯義曰。人能以好生爲心。雖遇禍不爲凶。機緣湊合。若有使之者。

詩箋。鼓鼙聲死。哭貍貅。龜載將軍達岸頭。反顧江心陰霧起。長天無際暮濤愁。

●巨魚救商【懸榻編】

徽商某挾貲自淮歸。誤附盜舟。適有漁人獲巨魚。商放之。盜夜縛商。將投之水。偶里許外。有邏卒泊。魚躍入舟。邏卒醒得魚喜。就舟取火。因獲盜救商。而魚已重創死矣。商悼而收之。葬以人禮。

徐仲光贊曰。郢破胥哭。燕急荆亡。往卽爾艱。早辦一死。幸旣脫眾。豈難掉尾。受軀雖微。負心竊恥。

詩箋。好生一念動江神。少緩須臾浪裏身。誰遣邏舟飛到此。是魚智士亦仁人。

●鱧救火傷【異談可信錄】

高懷中業鱧。麵於揚州小東門。日殺鱧數十。一婢憫之。每夜分竊缸中鱧。從後窗拋入河。如是積年。一日店焚。婢踉蹌逃出。爲火所傷。困臥河濱。夜深睡去。比醒而痛滅。火瘡盡愈。視之。有河中污泥堆於瘡處。而鱧行跡宛然地上。始知向所放生鱧來救之也。高感其異。遂罷業。及拆竈穴。盤活鱧數石。盡舉而縱之河。【醫書河底

泥能塗湯火傷

●附錄

聖師錄云。宋傅慶中家得大鼈。其婢不忍殺。放之溝中。年餘婢病。將卒。夜有大鼈。被泥登婢胸冰之。遂愈。又黃德環家人烹鼈。將箬笠覆其釜。揭其鼈。仰把其笠。背皆蒸爛。然頭足猶能伸縮。家人愍之。潛放河涇間。後因患熱。將危。夜有一物徐徐上身。覺甚冷。及曙能視。胸臆悉塗淤泥。其鼈在土間。三曳三顧而去。卽日病瘥。

鶴子曰。店之焚。殺鱸之毒心。自焚之也。婢之活。救鱸之慈心。自活之也。詩箋。德怨分明。報不空。青衣亦復抱慈衷。痛心殺業何時了。酣夢沉沉火宅中。

●仁蜂〔廣虞初新志〕

太倉張用良。素惡蜂螫人。見輒撲殺之。一日睹飛蟲誤投蛛網。蛛束縛之甚急。忽一蜂來螫蛛。蛛避蜂。數銜水溼蟲。久之得脫去。因感蜂義。自是不復殺蜂。

張山來曰。佛氏謂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良然。

鶴子曰。救密羅之雀。濟涸轍之魚。一切拔困扶危。仁民愛物。皆此一點慈祥之念。擴而充之耳。

詩箋。蟲裹蛛絲望救窮。遊蜂乍見切慈衷。有生牽罣悲塵世。更待何人脫網中。

● 蟻嚙械【警心錄】

富陽董昭之。渡錢塘江。至中流。見一蟻著短蘆。環走遑遽。昭之曰。此畏死也。欲取著船。船中人詈此毒螫物。我當踢殺之。昭之意甚憐。因以繩繫蘆著船。船至岸。蟻得上。夜夢一烏衣者。從百許人來。謝曰。僕蟻中王也。不愼墮江。感君活濟。若有急。當相告語。歷十餘年。所在劫盜。昭之被橫錄爲劫主。繫獄餘杭。忽思蟻夢。方結念間。有三兩蟻來。取著掌中。語之夜果夢烏衣人云。可急投餘杭山中。赦不久矣。既寤。蟻嚙械已盡。因得出。過江投餘杭山。旋遇赦得免。【以上救難鑑】

鶴子曰。憐蟻者如此。殺蟻者當何如。一念慈忍。禍福攸分。理固然也。

詩箋。渡江飄葦意含悽。莫報洪恩與海齊。休訝元駒能斷械。試看一穴潰金隄。

救難鑑終

三孫徐兆杏雨壇同校
湖南張海社修五覆校

戒殺詩

明 黃猷吉

一 【娶親】

大德曰生乾與坤。卻窮水陸燕新婚。雌雄失偶人夫婦。雛犢夭亡吾子孫。

二 【生子】

不聞堂上有啼哇。數仞空高非我家。報道充閭真是喜。滿添池水放魚蝦。

三 【慶壽】

人壽遙期到百年。到來雞犬亦歡天。忍心滿座稱觴客。飲血茹毛不少憐。

四 【禱病】

蚤知四十九年非。伏枕捫心訟隱微。自有天君驅二豎。烏牛不用向神祈。

徐太史遺筆

酬德鑑

民國二十四年春月上海霞飛路
護生報社營業部道德書局藏版

物猶如此卷之十一

酬德鑑目次

鹿報恩一

鹿報恩二

鹿報恩三

華容象

虎助祭

虎送新婦

病馬報恩

鄔氏犬

蕪湖犬

龕中犬

閻者犬

母犬投兔

獺賄

鼠薦卷

鼠捧珠

鶴銜珠一

鶴銜珠二

夢雉拜

雀銜環

雀獲盜

龍報恩一

龍報恩二

龍報恩三

白魚書

龍宮方

龜引路

龜授方

禹門鯉

鯉報延齡

放鯉增紀

鯉負舟

羣魚解毒

定風珠

蟻入闈

◎以上酬德鑑

物猶如此卷之十一

三巖徐 謙鶴子編

鄭 湘靈浦校刊

■ 酬德鑑【三十四案】

無德不報。物且有然。德豈期酬。天性纏綿。出爾反爾。如矢應弦。輯酬德。

● 鹿報恩一【警心錄】

楚元王出獵。羣鹿趨山背。王引兵逐之。鹿陷大谷。王塞以兵。詰朝欲盡其類。既曉。兵合一巨鹿突圍。跪請曰。我鹿首也。爲王見逐。欲逃無地。然古者不掩羣。故仁及獸。我願日輸一鹿。使主庖不虛。我類亦得蕃息。何如。王擲弓曰。汝鹿王也。知愛汝。衆下令殺鹿者。與殺人罪同。後吳侵楚。萬鹿乘月黑奔吳軍。若萬馬聲。吳軍驚遁。楚王爲立鹿王廟。

李斯義曰。立言哀而婉。可以感動楚王。立功奮而奇。可以仰酬大德。君子宜以愛物爲心。立廟非禮也。

詩箋。萬鹿飛馳。萬馬聲昏。黃蹴踏破吳營。獵場兵合無瞧類。想到王恩。淚雨傾。

● 鹿報恩二【晉書】

石勒少貧。於臨水爲游軍傭。一日羣鹿過。軍人競逐。勒獲一鹿。縱之。後勒出軍。被圍。會有羣鹿過。軍競逐。勒得潰圍出。見道旁一老父。謂勒曰。我卽羣鹿之一也。蒙君不殺。故相報耳。

李斯義曰。勒放鹿。鹿解圍。是鹿得生。而勒因得不死。其得爲趙王。應由縱鹿一心充之耳。

詩箋。衆皆逐鹿。獨全生。解救重圍。感舊情。因果昭昭。人不識。道旁老叟。話分明。

●鹿報恩三【南史】

孫法宗宅心慈善。每麕鹿觸網。必解放之。償以錢物。後患頭瘡。夜有女郎至云。我天使也。特來相謝。小恙無恐。取牛糞煮傅之。立瘥。條不見。如其言果驗。

詩箋。麕至羅中。向客哀。誰憐。挺走角。雙摧頭。風不待陳琳檄。冉冉花前鹿女來。

●華容象【聖師錄】

上元中華容縣有象。入莊家中庭臥。其足下有槎。人爲出之。象乃伏。令人騎入深山。以鼻培土。得牙數十以報之。

詩箋。芒刺微傷。亦累深。多勞妙手喜回春。也同一飯千金報。滿目悠悠負德人。

●虎助祭【安城記】

都區寶者。後漢人居父喪。鄰人格虎。虎走入廬中。卽以簔衣覆藏之。鄰人尋跡問。寶曰。虎豈有可念而藏之乎。他日虎送禽獸以助寶祭。孝茲之至。通於神明。由是知名。

鶴子曰。殺一獸非孝。矧急而求我耶。慈心於物。由孝而推。

詩箋。不腆微誠。當野蔬。離離白草。谷風徐。虎心善。等人心善。隨拜斜暉。孝子廬。

●虎送新婦【紀聞】

勤自勵。少以勇聞。路過一山。聞虎哮聲。四處尋覓。見一虎墮筭。勤不忍。救而出之。後勤投軍。五載不歸。訛傳已死。妻父以女另擇壻焉。迎娶之夕。道經一山。暴風四起。突出一虎。從者驚散。虎銜新人而去。不三日。勤以軍功授職回家。過此山中。見虎馱一女子。奔至其前。舍之而去。勤細詢之。乃所聘妻也。殆虎來報恩歟。相視驚異。回家成婚。

詩箋。五載從軍。返故都。山前放虎。記哀呼。報恩雄快。多情甚。憐汝羅敷。自有夫。

●病馬報恩【亦復如是】

元生公。先曾祖父也。余少時。聞先君云。公嘗見一西客。以騾馬負運皮貨。內一馬脊背破爛。血肉淋漓。臥不起。客鞭之數百。輾轉於地。終不能起。立。公惻然曰。是馬

想不能負運。何苦加鞭。客曰。不如此。然則棄之乎。公曰。何不賣去。曰。元黃如是。其誰肯受。公問索價幾何。曰。昔以三十金買得。今惟求一半足矣。公如數與之。客另僱馬負貨去。是時人皆笑公愚。且謂馬必不起。公試牽之。馬乃勉強支持起。遂牽至家。調養月餘。瘡愈後。肥健而馴。從不驚蹶。大稱公意。一日騎至親友家。赴宴歸。公因過飲。行不數里。已在馬背上熟睡矣。路經山麓。旁臨深澗。崎嶇難行。馬至此不前。而公睡如故。馬大嘶。公亦不醒。尋日已西。沈馬長嘶。不輟。村人聞馬聲有異。覘之。乃公也。急喚醒馬。公訝曰。馬若冒險前行。禍必不測。馬誠不負余哉。後馬死。公泣而埋之。

詩箋伏櫪誰憐縷喘存。俯鞍沈醉怯黃昏。青山埋骨頻揮淚。何日驚駘再報恩。

● 鄔氏犬【陳忠裕集】

余少時有蒼頭尤愚者。語余。曩嘗從先王父刑部公。居莘村別墅。鄰有鄔氏犬。甚猛。晨夕過舍。搖尾。衆皆叱之。先王父獨令愚時飼以餘食。至春月。先王父攜愚一人。從田舍飲。且醉。歸行阡陌中。菽麥葦葦。不見前後。有蚩蚩然出於草間者。則癩狗也。迎人突如。相距五武。世傳癩狗噬者必死。方皇遽閒。且奔且回顧。忽見鄔氏犬。從閒道橫截之。相齧狺狺。因得以脫。明日視之。二犬俱斃矣。蓋癩者屈於猛。良

者殄於毒也。先王父命愚瘞之竹林。

陳臥子曰。嗟乎。桑下之餓夫。以一飯而免宣孟。苟非其人。雖歲祿萬鍾。日享太牢。無益也。

詩箋。區區一飯已淪肌。瘦狗摧鋒竟脫危。食客三千俱碌碌。毛生去後報恩誰。

●蕪湖犬【聊齋志異】

周村有賈某。貿易蕪湖。獲重賞。賃舟將歸。見堤上有屠人縛犬。倍價贖之。叢養舟上。舟人固積寇也。窺客裝豐。蕩舟入莽。操刀欲殺。賈哀賜以全尸。盜乃以氈裹置江中。犬見之。哀鳴投水。口銜裹具。與共沈浮。流蕩不知幾遠。淺擱乃止。犬泐出。至有人處。狺狺哀吠。或以爲異。從之而往。見氈束水中。引出。斷其繩。客固未死。始言其情。復哀舟人載還蕪湖。將以伺盜船之歸。登舟失犬。心甚悼焉。抵關三四日。估楫如林。而盜船不見。適有同鄉賈。將攜俱歸。忽犬自來。望客鳴嗥。喚之卻走。客下舟。趁之。犬奔上一舟。嚙人脛股。撻之不解。客近呵之。則所嚙卽前盜也。衣服與舟皆易。故不得而認之矣。縛而搜之。囊金猶存。嗚呼。一犬也。而報恩如是。世無心肝者。其亦愧此犬也夫。

詩箋。倍值售身荷主慈。囊空主在喜兼悲。蕪湖關外千艘泊。愁絕茫茫覓賊時。

● 龕中犬〔聖師錄〕

扶風縣西有太和寺。在高岡上。其下有龕。豁若堂。中有貧者趙叟家焉。叟無妻兒。病足。偃僂。常策杖行邑里中。人哀其老病。且窮無所歸。率給以食。叟既得食。常先聚羣犬以食之。後歲餘。叟病寒。臥於龕中。時大雪。無衣。裸形俯地。且戰且呻。羣犬俱集叟前。搖尾而嗥。已而環其衽席。競以身蔽叟體。由是寒少解。後旬餘。竟以寒死。龕中犬皆哀鳴。晝夜不歇。

詩箋。垂憐羣犬日摩挲。老病交侵喚奈何。繞榻溫存號且泣。飽飢附勝屬多。

● 閹者犬〔宣室志〕

郭司空釗。太和中。自梓潼移鎮西涼府。時有閹者甚愿。釗愛之。每委以事。一日遺市紋繒絲帛百餘段。其價倍釗以爲欺也。寘於獄。獄既具。命撻於庭。忽有十餘犬爭擁其背。吏卒莫能制。大異之。訊其事。閹者曰。某好誦金剛經。自孩稚常以食飼羣犬。不知其他。釗歎曰。犬尚能感其惠。吾安可以不施恩。遂釋閹者。

詩箋。犬聲喧雜杖聲中。驟免公庭背血紅。分痛情甘身不顧。一時感動郭司空。

● 母犬投兔〔後周書〕

張元性。仁孝。有犬子爲人所棄。元見。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爲。對曰。有生

之類。莫不重其性命。是以收養之。未幾。犬母銜一死兔。置元前而去。

詩箋。道旁聞吠費沈吟。母犬酬恩感戴深。見善若無真膽識。多緣片語易初心。

●獼賄【異談可信錄】

涼州多獼。吐魯番醃而貨之。百錢一頭。味似南方果子狸。而肥大過之。武生折蘭者。膚施人。虬髯偉質。食兼數人。而尤喜啖獼。雍正間。從軍出塞。經山丹道上。見獼數十頭。皆人立。連臂而趨。折下馬逐之。獼翻身反面。向折長跪。聲啾啾可辨。同聲曰。饒命。饒命。折與同行四人共聞之。大以爲異。遂舍去。是夜露宿於野。聞帳外簌簌聲。出視。見羣獼各挾草葉。裹沙棗。置柅畔而去。收之。得二斗餘。折乃誓不食獼。後有人勸之。折曰。吾曾受獼賄。可復食其類乎。

詩箋。裹棗贖身類巧狙。老饕大嚼且躊躇。可憐物命貪生共。夜夜溪喧喜趁魚。

●鼠薦卷【聞奇錄】

諸生李昭嘏。入秋闈。主司晝寢。忽寤。見一卷在枕前。閱之。平平。殊不當意。令吏置架上。復寢。睨視。有碩鼠銜其卷。復呈枕前。如是者三。勉錄取之。李榜後來。謁主司。問其故。李曰。先人陰德不可知。但三世不養貓耳。主司曰。此鼠報德也。李來春聯捷。

● 附錄

宣室志云。寶應中有李氏子。亡其名。家洛陽。屢世戒殺。未嘗畜貓。迨其孫亦克體先人意。一日李氏集親友會食於堂。既坐。忽門外有數百鼠俱人立。前足相鼓。如甚喜狀。家僮驚異。以白羣趨而聚觀。堂忽圯。其家無一傷者。已而鼠盡去。悲乎。鼠微物也。尙能識恩而知報。况人乎。如是則施恩者宜廣其恩。報恩者亦宜力其報也。

詩箋。家家貓喜食魚肥。世庇茅廬報棘闌。不俟簾官三度薦。點頭卷已拔朱衣。

● 鼠捧珠【異苑】

宋景平中。東陽大水。永康蔡喜夫。避住南壟。夜有大鼠浮水而來。伏蔡奴牀角。奴慙而不犯。每以飯飼之。水勢既退。蔡返故居。鼠以前足捧青囊。有徑寸許珠。留置奴牀前。聲啾啾。狀如欲語也。

詩箋。陽侯驅迫共高原。患難相憐豈市恩。自愧青囊珠徑寸。千金一飯有王孫。

● 鶴銜珠一【感應篇註】

噲參。事母孝。有鶴中矢窮而歸。參乃收養療治。瘡愈。放之。後鶴夜到參門。秉燭視之。雌雄各銜一明珠。投地而去。參易緡數萬。因是致富。得備孝養焉。

詩箋。銜珠孝子。舊衡廬。蒙憫傷弓負痛。初海碧天青。無限意。春暉長願奉。潘輿。

●鶴銜珠二張氏家傳

張禧除燉煌。令有鶴負箭集庭。以甘草湯洗之。傅藥。留養十餘日。飛去。月餘。銜赤珠二枚置前。

按搜神記云。隋侯於道左。見大蛇傷。以藥塗之。其後蛇於江中銜珠以報。徑寸純白。光可燭室。故世稱隋珠焉。是蛇銜珠報德也。三輔決錄云。昆明池中有神泉。武帝夜夢一魚。乞去其鈎。明日詣池上。見大魚銜緡向前。帝命去其索。後三日。池側得明珠一雙。是魚銜珠報德也。

詩箋。驚弦鶴墮。墮憫。曉曉靈藥。回生手。自調。不待三年。拜君賜。銜珠充佩。傍王喬。

●夢雉拜【北史】

後魏裴安祖。行值溽暑。憩樹下。有鷲鳥逐雉。雉急觸樹而死。安祖愍之。取置陰涼地。護視良久。得蘇喜。而放之。夜夢繡衣丈夫。向安祖再拜云。感君垂救。故來謝德。詩箋。驟逐鷹鷲。墮殺風。倖留殘喘。返幽叢。感君無量。纏綿意。都在深深。再拜中。

●雀銜環【警心錄】

漢弘農楊寶。甫九齡。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梟搏墜地。困於螻蟻。深愍之。取歸。

置梁上。又慮蛇嚙。移巾箱中。采黃花飼之。羽毛既成。朝去暮來。忽與羣雀俱至。哀鳴環繞。數日乃去。是夕夢黃衣童子再拜云。我西王母使者。往蓬萊過此。爲臯所搏。感君拯救。數承恩養。今當受使南海。不得朝夕奉侍。流涕辭別。以白環四枚與寶。曰。君子孫潔白。位登三公。當如此環矣。光武高其行。封靖節先生。寶生震震。生秉生賜。賜生彪。四世三公。果應白環之數。

李斯義曰。無論人物。凡在危急中。皆當引手救援。靖節先生積之厚矣。伯起之畏四知。叔節之三不惑。則更久而彌芳。銜環特其驗耳。

鶴子曰。黃雀銜環。隱寓天道好還微旨。

詩箋。瑤池奉使到蓬山。小劫紅塵喜再還。童子何知知惻隱。幾曾奢報望銜環。

●雀獲盜【警心錄】

宋井陘尉何經。廣昌人性仁慈。每出見捕雀者。輒毀其具。見活雀必買放之。戒其人易業。三年代期將近。鄉民有被盜劫殺者。上官督捕甚急。不能獲。忽羣雀數百。飛迎馬首。何異之。旣而羣雀集百步外茅舍上。何領卒搜索。見七人醉臥未醒。及賊伏在旁。擒之。乃真盜也。遂解郡。正典刑焉。擢東陽令。

●附錄

余晦齋曰。明道先生爲上元主簿。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宿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弗爲。及任滿。停舟郊外。聞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繇程子之言推之。人於此心。能時懷不忍。視人物如一體。扶人不以手。利人不以口。凡天地間有萌可生。有氣可吹。必求長養。無使零落。大生廣生。在吾心內。方是儒者氣象。李斯義曰。人果能積功累行。遇萬難了結之處。定有奇緣巧合。經擢爲令。自是仁慈之報。第非獲盜免罪。又烏能得此超擢哉。

詩箋。何來羣雀馬前迎。獲盜謳歌四境清。又聽仁聲程主簿。滿腔慈愛豈邀名。

● 龜報恩一【警心錄一】

唐江西觀察使韋丹。年近四旬。舉五經未第。嘗乘蹇驢至洛陽橋。見漁者得一龜。長數尺。置橋上。呼吸餘喘。丹憫然。問其直。答以二千。時正隆冬。計衣襖無可當者。乃以所乘驢易之。放水。中徒行而去。時有胡盧先生。占事如神。韋因問卜。先生忻然曰。吾友元長史。談君美不容口。求識君。可偕行。君之福壽。當自詳之。相與至通利坊。見小扉。叩之。應門者延入。見大門宏麗非常。俄一修偉老人。鬚眉皓然。自稱元濬之。向韋先拜。韋驚拜曰。貧賤齷齪。不意丈人過垂採錄。實所未喻。老人曰。老

夫垂死之命。蒙君倖生。敢不報德。款留竟日。既暮。辭歸。老人袖出文字一通。曰。知公問卜。輒於天曹錄得一生官祿行止。聊以爲報。又謂胡盧先生曰。幸借緡大衍之數。以充韋君改置一乘。早決西行。是所願也。韋再拜而去。明日。胡盧先生如約。因覽其文具言。明年五月及第。又某年授某尉。歷十七遷。皆有年月日時。最後某年。遷江西觀察使。至御史大夫。後三年。廳前皂莢樹花開。當有遷改。可北歸矣。後歷官果如其言。元和八年。韋在洪州廳前。皂莢樹生花。遂解組。至途而卒。其子由尚書僕射。同平章事。岫福建觀察使。

李斯義曰。長史能通天曹錄文書。幾不免洛陽之厄。殆亦白龍困於豫且者耶。丹爲急救。卽得好報。故凡遇善事。不可當面錯過也。

詩箋。謁祠我幸識公孫。軼事曾聞德報黿。長史蠡湖勞入夢。西江雁戶共沾恩。

● 黿報恩二〔警心錄〕

江西軍吏宋某。嘗市木至星渚。見漁人得大黿。以千錢贖之。放江中。後數年。泊舟龍沙。忽一蒼頭至。云。元長史相召。宋茫然。旣至。見府君出迎。與坐。曰。君尙相識乎。宋思之。實未謀面。又曰。君記星子江中放黿乎。頃有罪。帝命謫爲水族。微君之惠。骨朽矣。今忝爲九江長。相召者。有以奉報。君兒某命當溺死。今有一人姓名正同。

亦當溺死。取以代君兒。宜速登岸。宋謝而出。數日果遇風濤。宋兒竟免。

李斯義曰。爲九江長。權有所屬。其子當溺。及時而救。恩不忘報。安問遲速耶。詩箋。豫且脫網。拜嘉多欣。晤龍沙。挂席過。救物那知。還救子。免教老淚灑西河。

●龍報恩三〔果報聞見錄〕

康熙七年。松江黃浦漁人。獲大龍。有徽商以銀三兩買放浦中。漁人窺見多銀。夜卽劫之。船家及小僮悉被殺死。商跪乞命。盜縛其手足投浦中。卽若有物負之。逆流而上。行二十里許。天明有船至。大呼救命。乃巡兵也。見大龍負一人來。撈起問故。共疑盜。卽漁人。龍遂順流下。衆隨之。至買龍所。龍沒水中。而漁舟尙在。分銀兵悉擒之。追出銀四百餘兩。不失一釐。解盜松江府問罪。商因舟子小僮被殺難歸。求太守起批知會。同謀漁人立斬。無一脫者。

詩箋。憐龍失水費徘徊。孰料慈心伏禍胎。何待招魂勞宋玉。逆流負客翦濤來。

●白魚書〔警心錄〕

陵陽子明。銓鄉人。嘗釣於旋溪。得白龍子。明懼解釣。拜而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以服食法。遂走黃山。採五石脂。沸水服之。三年龍來迎去。

李斯義曰。子明自有仙骨。與龍有緣。故得服食法。不然世之鍊服食者夥矣。何

每每受害也。法貴得真。仙亦有種耳。

詩箋放生一念已仙胎。謝罪龍宮釋釣回。三載黃山飽風月。此身瀟灑卽蓬萊。

●龍宮方【警心錄】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隱太白山。鍊氣養神。精究醫藥。以濟物爲心。偶出行。見牧童擊一小蛇出血。脫衣贖之。以藥封裹。放草澤中。後月餘。道遇白衣少年。邀至宮殿。有帽絳衣者出。欣然相接。曰。前小兒獨出。爲人所傷。賴道者贖救。又一妃率青衣小兒。再三謝命。殷勤設筵。留三日。以輕綃金珠贈行。辭不受。乃出藥方三十。曰。此可以助道者濟世救人矣。命僕馬送之。旣歸。歷試皆效。乃編入千金方中。傳世。至永徽三年二月十五日。晨起沐浴更衣。遂尸解焉。

李斯義曰。志在濟物。是學道根基。辭金珠而受藥方。去世俗何啻千萬。

詩箋大德淪肌。泱髓深。龍宮祕授勝千金。利人濟物渾忘報。但盡區區一寸心。

●龜引路【廣異記】

唐劉彥回。父官湖州刺史。有下寮於銀坑。得一龜。長一尺。持獻刺史。羣僚畢賀。云。得此龜者。壽可千齡。使君謝非其人。遂騎馬送龜。至坑。後十餘年。刺史亡。彥回爲房州司士。將家屬之官。會山水泛溢。平地盡沒。一家惶懼。不知所適。俄有大龜來。

引其路。與家人謀曰。龜乃神物。今來相導。當非無因。於是三十餘口。隨龜而行。所經悉是淺處。歷十餘里。乃至平地。舉家驚喜。是夕彥回夢龜云。昔在銀阮。蒙先使君之惠。因此報恩。

李斯義曰。壽當千歲。獻龜者諛言耳。送還原所。便是知足。種下善根。其後三十餘口得脫水難。雖云靈龜之報。其實使君自致之福。

詩箋。爭介湖州刺史。卮愀然。五馬送靈龜。十年夢示銀阮事。恰遇郎君失路時。

●龜授方【警心錄】

黃叔達。宋時人。同社友得一龜。將剝其殼。黃憐而買放之。後病亟。其子入京省視。途遇一老人。曰。予姓歸。前日將被殺。幸荷尊君垂救。得全。此恩未報。今尊君疾。因食魚過多。停積胸次。急用薑附湯治之。言訖不見。後服果愈。叔達因悟所遇老人。卽前龜化身耳。

李斯義曰。子省父病。如何急切。得方療病。如何欣慰。則放生。竟是救病良方。爲人子者。當寶之不失。

詩箋。老人道左致纏綿。好慰高堂病卽痊。憐物十分生意滿。危時物亦十分憐。

●禹門鯉【好生傳】

莊麟。山右永寧州臨縣鄉人也。年三十。未婚。暑浴於河。見大鯉。困網中。約重百餘。劬軒。髻若訴。麟憫而脫之。鯉游行。作回首狀。躍波而逝。後麟隴上假寐。夢秀才騎。從甚都。皆翩翩俊逸。揖麟而言曰。予德子甚。已請於家君。將以妹適子。幸勿辭。麟曰。僕山澤之癯耳。素未識荆。何德之有。矧喬野不稱。敢妄結絲蘿乎。秀才曰。子不憶河上之鯉耶。予乃禹門龍王第三子也。化魚出遊。爲漁所困。微子將鱸於市矣。舍妹淑慎。可云佳耦。子何拒之深耶。麟聞之心惴曰。水府路殊。蒙君厚意。是速僕死也。敢辭。秀才色恚。懷中出水晶一顆。贈麟曰。倘旱魃爲虐。子以此禱。甘霖可立至也。及寤。而晶在手。遇旱。輒效。號曰雨師。莊老。凡州縣贈遺。皆卻焉。遠近甚德之。順治初。年七十餘。臨歿。前三日。復夢秀才曰。君數將盡。晶應見還。麟探懷與之。秀才曰。子仁且介。當廟食茲土。土人立祠。河干。顏曰放鯉。肖麟像。其中禱雨。猶驗焉。詩箋無心放鯉。締奇緣。不願龍宮坦腹眠。羅拜祠前旗捲雨。靈風颯爽尙年年。

●鯉報延齡【渚宮故事】

梁劉之亨。仕南郡。嘗夢二人。姓李。詣之。亨乞命。之亨不解其意。旣明。有人遺生鯉。兩頭之。亨曰。此必夢中所感。乃放之。其夕。夢二人謝恩云。已令君延壽算矣。華梧棲曰。能入人夢。能延人算。此二鯉者。殆龍種耶。

詩箋。刀砧折算怨何人。入夢分明信有神。奚俟延年雙鯉告。生機活潑滿懷春。

◎放鯉增紀【警心錄】

屈師於元村遇得雙鯉。買放之後。夢龍延至水府。謂曰。君本壽盡。以君救放。增壽一紀。

李斯義曰。遇赤鯉。不知其爲龍也。買放。非以求福也。偶爾放生。便得是報。卽不必有是報。亦當留心放生。

詩箋。買鯉元村喜動天。慈悲無限寄長川。放生都笑渾閒事。不易延生十二年。

◎鯉負舟【異談可信錄】

江南諸生某。夜夢環介冑者。長跪請曰。詰朝有難。在公某友家。幸垂憐往救。生驚寤。亟起。造友家。見一奴攜竹籃入。問何物。曰。市得魚。充早膳耳。前視則活鯉也。鬻鬣張動。潑刺不休。目光爍爍。若乞憐者。向友白其故。放之江中。踰年。渡揚子江。陡遇狂飈。飄船至山下。石傷船底。瞬息將沈。衆呼號莫措。咸謂無生理矣。頃隨風鼓浪而前。若有物負而行者。水雖盈舟。行益疾。竟達於岸。回望之一巨鯉。搖尾而逝。鶴子曰。不入夢友家。而轉求往救。此友必非仁心爲質者。然述夢卽放江中。還是善根路上人。

詩箋今朝江上魚援我。去歲江中我放魚。百丈飛濤負舟起。回頭相視樂何如。

●羣魚解毒【警心錄】

李景文常就漁人貨其所獲。仍放水中。景文素好服食火煉丹砂。積熱成疾。疽發於背。藥莫能療。昏寐中似有羣魚濡沫其毒。清涼快人。遂獲瘥。

李斯義曰。恍惚中得羣魚解其疽毒。是自躋清涼世界也。

詩箋同在清涼世界行。臨淵底事殺心萌。求仙不少丹砂誤。那識長生卽放生。

●定風珠【韻圃羣芳】

昔有遠宦者。於署中偕內子食。見窗前大蜘蛛。每下就食。內子分食之。食已。仍緣絲而上。如有年。及罷官。乃遺一珠於案而去。蓋酬德也。宦者歸。值風濤大作。他舟皆溺。獨此舟無恙。識者謂舟必有寶。吾望氣而知之。宦檢篋得珠。其人曰。此定風珠也。可度水厄。

詩箋布帆無恙謝蜘蛛。飽德難忘每飯俱。平地波濤何處度。人心各有定風珠。

●蟻入闥【警心錄】

明胡僖字伯安。家蘭谿。官至按察使。生平全活龜鼈螺蛤之屬無算。初爲諸生時。入省試。謀徙僻地。得潘氏園。羣蟻聚於室。以數十萬計。童子搆火將熬之。公蹙額。

曰。以吾一夕安。傷數十萬命。不忍亟返故邸。暨入試。文思窘甚。至暮。蟻戢戢筆端。磨不去。久之。思忽泉湧。七藝立就。蟻遂不見。既獲薦。司試者謂有神助。公心知爲蟻報。好生戒殺行之。彌力。【以上酬德鑑】

李斯義曰。士子窗下屬文。筆花騰采。及入場屋。往往江郎才盡。豈非天奪其聰也耶。此際當自猛省。

詩箋。宋郊救蟻。又胡僖。萬命回生。寸念慈。下筆颯馳有神助。報恩多在入闈時。

有命盡貪生 無分人與畜 最怕是殺烹 最苦是割肉

擒執未施刀 魂驚氣先窒 喉斷叫聲絕 顛倒三起伏

魚鱉無聲類 見死睜兩目 拚命砧几間 張口不能哭

念此惻肺肝 何忍縱口腹

右錄耐菴道人戒殺詩

酬德鑑終

三孫徐兆杏雨壇同校
湖南張海社修五覆校

寒山詩

一

噴噴買魚肉 擔歸餒妻子 何須殺他命 將來活汝已
 此非天堂緣 絕是地獄滓 徐六語破堆 始知沒道理

二

寄語食肉者 食時無逗遛 今生過去種 未來今日修
 祇取今日美 不慮來生憂 老鼠入飯甕 雖飽難出頭

三

人喫死猪肉 猪喫死人腸 猪不嫌人臭 人返道猪香
 猪死拋水內 人死掘地藏 彼此莫相喫 蓮花生沸湯

四

我見東家女 年可十有八 西舍競來問 願姻夫妻佞
 烹羊煮衆命 聚頭作淫殺 含笑樂呵呵 啼哭受殃決

徐太史遺筆

雪
冤
鑑

民國二十四年春月上海霞飛路
護生報社營業部道德書局藏版

物猶如此卷之十二

雪冤鑑目次

- 毗陵猴
- 金華猴
- 驗復讎
- 牛報兩世讎
- 牛白冤
- 牛報怨
- 犬斷讎頭
- 犬殺狄靈慶
- 寺僧犬
- 崔仲文犬
- 武林犬
- 太原客犬

- 西華門外犬
- 范翊犬
- 犬魂白冤一
- 犬魂白冤二
- 豬道人
- 大鳥助鸛
- 小鳥助鸛一
- 小鳥助鸛二
- 鴉集鈴索
- 盱眙鴉
- 綠衣使者
- 鵲銜草衣
- 烏銜誣牒

高平縣鷄
 龜訴客冤
 丹陽蛙
 蝌蚪呼冤
 百獅池蟹
 蠅集筆端

●以上雪冤鑑

●四川黃書雲著

●每册定價一角

覺園筆記

物猶如此卷之十二

三巖徐

謙鶴子編

鄭

湘靈浦校刊

雪冤鑑【三十一案】

干卿甚事。恨深骨髓。旁觀快心。當局切齒。恩怨分明。夔哉俠士。輯雪冤。

●毗陵猴【堅瓠集】

萬歷中。毘陵有乞兒。日繫一猴。至街坊施技索錢。積數歲。約有五六金。偶與同伴一丐飲。醉中誇詡。丐忽起惡心。置毒於酒。強灌之而死。取其所藏。瘞尸於野外。無人知覺。獨猴不順從。丐日加捶楚。猴勉隨之一日。忽失所在。時縣尹張廷傑初下車。升堂。瞥見一猴突入。跌坐堂前。向令叫號。張異之。命一隸隨其去向。猴至養濟院。覓丐不獲。復扯隸行。沿途乞糕餅與隸點心。行至大市橋。遇丐。雙手拽住。跳上丐肩。批頰抓面。丐不能脫。隸擁至縣。張鞫問再三。丐始伏辜。命隸押丐取銀包裹。宛然仍於野外扒開浮土。將尸入棺火厝。煙焰方熾。猴向隸叩頭。跳入火中焚死。隸復命張驚異。因作義猴記。刻石以垂不朽。

詩箋。拜謝幽明恨已伸。悔教懷璧竟戕身。漫將一死看輕易。赴義從容世幾人。

●金華猴【聖師錄】

汪學使可受。初尹金華。有丐者行山中。見羣兒縛一小猴。虐之。丐者買而教之。戲日乞於市。得錢甚多。他丐忌且羨。因酒醉。丐者誘至空窰。椎殺其中。異日繩其猴。復使作戲。而汪公呵導聲遽至。猴卽嚙斷繩。突走公前。作訴冤狀。公遣人隨而往。得尸窰中。亟拘他丐。鞫問伏法。闔邑駭而悼之。買棺焚丐者尸。烈焰甫騰。猴哀叫躍入死矣。

詩箋。何幸抽身愬長官。金華仙尹亦心酸。碎軀粉骨非奇事。也當逢場作戲看。

●驗復讎【警心錄】

宋開禧間。九江戍校王成。見病驗。收秣之。嘉定庚午。峒寇李元礪犯龍泉。成戰死。驗屹立不動。悲鳴屍側。寇將顧曰。是良馬也。獻之元礪。弟喜。日乘之。復犯永新。驗識我軍旗幟。冒陣馳歸。勒控不能止。軍士識之。共擒乘驗者。謀而進。寇大駭。遂敗。

李斯義曰。收秣之恩。可報戰死之讎。可復。稱曰良馬。真良馬哉。

鶴子曰。擒馬上賊兵也。非馬也。而突陣怒馳。血膽報主。功歸之馬。誰曰不然。嗟乎。風塵困頓中。豈乏超羣奇駿哉。真賞如王成者。何寥寥也。成畜驗而以為德。

寇贊驗而以為讎。認得真處得當。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也。武侯所謂漢賊不兩立也。

詩箋。驍騰誰識。凌波驗。身紫心丹。世所無。望幟馳歸。捷蜚電。生擒吐谷。萬人呼。

●牛報兩世讎【陳定九義牛傳】

義牛者。宜興銅棺山農人吳孝先家牯牛也。力而有德。日耕山田二十畝。雖飢甚。不食田中苗。吳寶之。令其十三歲子希年牧之。希年跨牛背。隨牛所之。牛方食草。澗邊忽一虎從牛後林中出。意欲攫希年。牛知之。即旋身轉向虎。徐行嚙草。希年懼。伏牛背不敢動。虎見牛來。且踞以俟。意相近。即攫牛背兒也。虎將迫牛。即遽犇以前。猛力觸虎。虎方垂涎牛背兒。不及避。蹶而仰。偃隘澗中。不能輾。水壅浸虎首。虎斃。希年驅牛返白父。集衆舁虎歸烹之。他日。孝先與鄰人王佛生爭水。佛生富而暴。素爲鄉里所怨。皆不直之。而袒孝先。佛生益怒。率其子毆死孝先。希年訟於官。佛生重賂邑令。反杖希年。希年斃杖下。無他昆季。可白冤者。孝先妻周氏。日號哭於牛之前。且告牛曰。曩幸藉汝。吾兒得免。果虎腹。今且父子俱死於仇人矣。皇天后土。誰爲我雪恨耶。牛聞之大怒。抖擻長鳴。飛犇至佛生家。佛生父子三人。方延客歡飲。牛直登其堂。竟舐佛生。佛生斃。復舐二子。二子斃。客有持梃與牛鬪者。

皆傷鄰里趨白令。令聞之怖死。

外史氏曰。不共戴天之仇。而人子不能報者。比比矣。乃是牛竟能爲吳氏報兩世殺身仇。噫。牛亦義矣哉。

鶴子曰。孝先父子之斃於仇也。牛不待周氏哭告。度其熱血填膺。靜以觀變。久矣。不然。睨虎且若鼠子。詎尙畏攫仇人之鋒哉。吾不知憤憤此令。森羅殿如何對簿也。

詩箋。牛背兒誰脫虎牙。沈冤兩世雪讎家。不圖戴角披毛輩。也有英豪古押衙。

●牛白冤【聖師錄】

齊河縣洪店。有盜殺人於王臻戶前。衆執臻。已誣服久矣。知縣趙清過洪店。一牛奔清前。跪而悲鳴。久不肯起。若有所訴。清曰。誰氏之牛。衆曰。王臻牛也。清曰。臻其有冤乎。抵邑。卽辯釋臻父子。後鞠劇盜王山。得其殺人狀。齊河人稱神明焉。作義牛記。

詩箋。赭衣誣服枉誰憐。牛淚空懸定讞年。不肯望塵輕乞愬。車聲預識使君賢。

●牛報怨【閱微草堂外集】

姚安公官刑部日。德勝門外。有七人同行劫。就捕者五矣。惟王五金大牙二人未

獲王五逃至灤縣野田中阻深溝。惟小橋可通一人。有健牛怒目當路。臥近輒奮觸。退覓別途。乃猝與邏者遇。金大牙逃至清河。橋北有牧童驅二牛。擠仆泥中。怒而角鬪。清河距京近。有識之者告里胥。縛送官。二人皆回民。皆業屠牛。而皆以牛敗。豈非宰割慘酷。雖畜類亦含怨毒。厲氣所憑。借其同類以報哉。然而遇牛觸仆。猶事理之常。無故而當橋。誰使之也。

詩箋。整氣纏身不自知。一牛慘死萬牛悲。冤冤狹路相逢巧。古往今來放過誰。

●犬斷讎頭【闡義】

浙西有宦裔某甲。與某乙居相接也。甲貪乙產。誣乙與盜通。而指所有爲己物。悉乾沒之。斃乙於獄。先是乙有高大絕愛之。自是常往食甲家。夜則歸故宅。悲泣時作詬聲。年餘甲寢疾。犬忽躍登牀。斷甲喉。家人驚救。以刀斷犬首。其齒猶切切有聲。吾謂犬於是乎忠。臣感恩圖報。物誠有之。顧豈養可期。安能擇主。雖或情深。久將易念。事新忘故。仇或爲親。而乃含怨忍志。卒得當以報故主。犬於是乎亦志士。

李斯義曰。唐人所記紅線聶隱娘劍俠之事。不謂異類亦能之。

●犬殺狄靈慶【聖師錄】

詩箋。慟傷主死未分明。滿意躊躇事竟成。犬斷讎頭頭亦斷。尙聞切齒不停聲。

袁粲值蕭道成將革命。自以身受顧託。謀起義。遂遇害。有兒方數歲。乳母攜投粲門。生狄靈慶。慶曰。吾聞出郎君者厚賞。乳母號呼曰。公昔有恩於汝。故冒難歸汝。若殺郎君。以求利。神明有知行。見汝族滅也。兒竟死。先是兒嘗騎一大氈犬。戲死。後年餘。忽有犬入慶家。遇慶於庭。嚙殺之。併其妻。卽向所騎犬也。

鶴子曰。豈犬殺靈慶哉。粲殺之也。豈粲殺靈慶哉。天殺之也。豈天殺靈慶哉。靈慶自殺也。而庾公之斯。視逢蒙天壤矣。

詩箋。烈烈寧爲袁粲死。悠悠不作褚淵生。負恩畢竟飲讎血。快極仰天雙淚橫。

● 寺僧犬【聖師錄】

滁州一山僧。被盜殺死。徒往報官。畜犬尾其後。至一酒肆中。盜方羣聚縱飲。犬忽奔曦。盜足衆以爲異。執之至官。立訊伏法。

詩箋。環滁無處不青山。犬吠僧旁盜斬關。歷歷分明心眼裏。何須大索徧塵寰。

● 崔仲文犬【廣古今五行記】

安帝義熙年。開譙縣。崔仲文與會稽石和俱爲劉府君屬吏。仲文養一犬。以獵麋鹿。無不得也。和愛之。願易以丁奴。不與。和及仲文入山獵。至草中。殺仲文。將取犬。犬齧和。守其主尸。爬地覆之。後諸軍出獵。見犬守尸。人識其主。因還啓府君。和假

還至府門。犬牽衣號吠。人復白府君。此人必殺犬主。因錄之。拷問得實。遂殺和。詩箋。愛根難割。兩忘軀。業鏡相看。懊悔無會。獵山前。怕重過。寒煙蔓草。血模糊。

● 武林犬【曠園雜志】

武林門外有二孀婦。共撫一子。子十二歲。日賣角黍於市。里有潘三者。故無賴。利其頸上銀鎖。誘之入水閣。命妻以衣裳其頭。縊殺之。縛石沈於水。孀婦求弗得。越二日。控於縣。按驗。無左證。先是家有黃犬。隨童子出門。已而犬歸。狂吠不休。時孀婦方叫號失子。無心理犬。及是犬數數牽二孀婦裾。如欲出門。然二婦微悟。卽如所牽以往。徑入潘三之門。至水閣。犬卽跳入水。銜一鞋出。孀婦大哭曰。賊果殺吾子。四鄰聞哭聲咸集。以狀報縣。典史至。命人入水取其屍。猶生面也。一訊卽伏。童子死。爲康熙丁卯五月初三日。在赦詔後。夫婦論如法。

詩箋。慢藏誨盜。禍誰貽。塊肉無餘。倍愴悲。可惜報讎。猶未快。當時撲殺。更揚眉。

● 太原客犬【徐仲光義犬傳】

順治丙申秋。有太原客。南賈還。策一衛。囊金可五六百。偶過中牟縣境。憩道左。有少年人。以梃荷犬至。亦偕憩。犬向客呶啞。若望救者。客買放之。少年窺客裝重。潛躡至僻處。以梃搏殺之。曳至略約水濱。蓋以沙葦負囊去。犬見客死。陰尾少年至。

其家識之。卻詣縣中。適縣令升座。衙班甚肅。犬直前。據地叫號。若哭若訴。驅之不去。令曰。爾何冤。吾遣吏隨爾。犬導吏出。至客死所。向水而吠。隸掀葦得尸。還報。顧無從得賊。犬亦復至。號擲如故。令曰。若能知賊乎。我且遣吏隨爾。犬又出。令又遣數隸尾去。行二十餘里。至一僻村人家。犬竟入。逢一少年。跳而嚙其臂。衣碎血濡。隸因縛之。到縣。且供殺客狀。問其金尙在。就家取之。因於橐中得小籍。知其邑里。姓字。令乃抵少年。辟而籍其橐歸庫。犬復至。令前吠不已。令因思曰。客死。其家固在此。橐金安屬。犬快將無是乎。乃復遣隸直往太原。此犬亦隨去。既至。其家方知客死。又知橐金無恙。大感慟。客有子。束裝偕隸至。賊已瘐死獄中。令乃取橐驗而付之。其犬仍尾其子至。扶櫬偕返。往還數千里。旅食肆宿。與人無異。

論曰。夫人赴幾在智。觀變在忍。禍起倉卒。張皇震懾。而不知所出。智不足也。不忍忿忿之心。蹈義赴難。而規畫疎略。志雖誠而謀卒無濟。忍不足也。故曰成事難。使犬當少年。戕客之時。奮其齒牙。以與賊角。糜身巨挺。而不之避。烈矣。然於客無補。銜哀茹痛。疾走控籲。而於賊之窟宅。未能曉識。縱令當事憐而聽我。荒畦曠野。於何索之。冤雖達。賊不可得也。惟明有報賊之心。而不驟起以駭之。知縣之可訴。而姑忍以候。逡巡追躡。以識其處。賊已在吾目中。而後走訴之。已落

吾穀中而後奮怒於一嚙。而讎可得。金可還。太原之問可通。而客之糲可以歸矣。其經畫細穩。不必痛之遽伸。而務其忠之克濟。是荆軻聶政之所不能全。子房豫讓諸人所不遂。而竟遂之者也。豈獨狷訟公庭。旅走數千里外之奇且壯哉。夫人孰不懷忠。而遇變則渝。孰不負才。而應猝則亂。智取其深。勇取其沈。以此臨天下事。何弗辦焉。予旣悲客。又甚羨客之有是犬而勝人也。

贊曰。一飯猶償。而况生我庭。訟何奇。藁誅竟妥。矢力惟堅。用智在瑣。惜不鬚眉。雖犬亦可。

詩箋。橋畔深蘆哭旅魂。待誰申雪犬鳴冤。扶棺萬疊雲山外。一路悲隨到太原。

●西華門外犬〔虞初續志〕

有友自京師回云。雍正三年間。有過客於西華門外曠野。遇屠者。牽一黃犬就屠。客見其殼觶而哀之。向屠買放。屠允。遂解囊與值。屠見其囊富。遂乘其無備而殺之。且攫其囊。越日鄉保見屍報縣。縣令往驗。見一犬守屍旁。驗畢。犬來搖尾盤旋。如有所訴。令異之。曰。爾知此冤乎。犬又搖尾點頭。令曰。果知此冤。卽引差役往捕殺人之人。犬去。差隨之。至一村。落犬入草廬內。有一人臥。撲而嚙之。役卽捕獲。其人見犬驚愕。直吐實情。令立申報。正以法。並禁屠犬者。

原跋曰。湧幢小品。亦有類此者。可見古今事之相同也。
 詩箋。屠雖抵法。恨難伸。眼見揮刀未敢嗔。一念前恩應萬死。爲誰贖命自忘身。

◎范翊犬【集異記】

范翊。河東人。以武藝授裨將。養一犬。甚偉異。有親知陳福。亦署裨將。翊充使淮南。命市綢綺。時福副焉。翊因中酒恃氣。蔑福。因成讎恨。乃搆翊罪。潛申主帥。帥不審。其由。謂其摭實。乃停翊職。翊飲恨而歸。福獲補署。其犬見翊廢置。徑往福舍。伺寢時。斷其首。銜歸。示翊。翊驚。將福首及犬詣帥請罪。帥詰之。以前事聞。還翊本職。遂留大府中。

詩箋。鼓簧奪印不須臾。怒目臣。燹帳下趨。瀝血斷頭情過激。膽寒亦足懾讒夫。
 ◎犬魂白冤一【廣異記】

唐開元中。高都主婿崔惠童。其家奴萬敵者。性暴。忍於殺害。主家牝犬名黃女。失之數日。適主召敵。將有所使。黃女忽於主前進退。咋敵。他人呵叱不能禁。良久方退。呼之則隱。主家怪焉。敵自首云。前數日。實烹此犬。不知何以至是。初不信。敵云。現埋首某所。取以爲信。由是知其冤魂。

詩箋。主前搖尾淚潛潛。回首依稀滅沒閒。對簿莫言無赤據。銜刀待汝鬼門關。

●犬魂白冤二【亦復如是】

乾隆年間于公可齋家所畜犬爲軍犯杖殺其一。軍犯故棲縣署右側。距于公家甚遠。是日犬入軍犯處。犯遂以杖擊之。應手而斃。蓋欲寢其皮而飽其肉也。正擬奏刀。犬忽甦。奔逸血淋漓。至地保家。又至件作家。又至捕廳署中。遍歷大堂二堂。復至縣署大堂始歸。歸家時屋前後皆遊遍。若負創訴主人。並冀衆目共驗者。然俄頃死。尙不識爲誰殺也。是時捕廳爲陳公錦。見而異之。令人因血往迹。地保件作已查明爲于公之犬。被某軍犯杖殺。因同役繫軍犯到案。無可抵賴。擬枷杖焉。或問畜類何知。竟能訴冤。豈果知覺不昧。抑或有物憑之。與愚謂有生之物。莫不惜命。張元論之詳矣。蓋喜怒哀樂之情。人有之物亦有之。予以食則搖尾而至者。喜也。食既飽則帖然而臥者。樂也。施以稅則狎者。哀也。投以骨則狃者。怒也。生死之際。尤喜怒哀樂之大者。其乞憐於人。乃其真情發見之處。宜其不稍殊於人。不過物有時而昏耳。奚必有所憑藉哉。夫犬尙不肯安心就死。彼人之被人恃強殘害。一時死無人知。或巧伏機阱。使之死而無詞者。九泉之下。詎能甘心乎。

●豬道人【異談可信錄】

詩箋刀底逃生浴血來。訟庭歷遍有餘哀。薄懲草草難銷案。一路呼冤徹夜臺。

鳳陽賈某。販豬爲業。內一豬甚馴。似識人意者。某愛之。留爲樣豬。每豬結隊行。此豬爲前導。豢養十數年矣。一日至宿州徐溪口。憩逆旅。主人利其金。殺之。投尸晉井。人莫知也。鬻豬於屠。逸。追之。值州牧出。豬伏輿前啼。若有所訴。官異之。命役隨所往。奔至晉井側。而嗥探之。得一尸。詰屠。曰不知。問豬所自。曰買之某店者。往喚。以久出告。豬突入其室。嚙店主人衣。不釋。捕至一訊。而服。豬送廟。日給粟升許。牧陞任去。新任者不復給。僧憂食乏。呼豬募化。豬點首。若會意狀。懸袋豬項。導入市。衆皆樂施。次日。豬卽自往。已給者不更討。未給者守之不去。衆曰。此豬道人也。自是風雨無間。有以豬道人呼者。卽搖尾奔至。給瓜果。不食。欲人併入袋中。負歸。人益奇之。垂三十年。僧賴以活。乾隆戊子。豬老斃。僧以棺葬。廟後表曰。義豬墳。

鶴子曰。前後報。主曲折分明。衆以道人目豬也。豬已人矣。特筆紀斃之年也。又匪直以尋常人等之。

詩箋披毛乃以道人呼。跳出刀山快意無。靈蠢原來同佛性。何曾依樣畫葫蘆。

◎大鳥助鶴【聊齋志異】

天津某寺鶴。巢於鷗尾。承塵上藏大蛇如盆。每至鶴雛團翼時。輒出吞食。淨盡。鶴悲鳴數日。乃去。如是三年。羣料其必不復至。而巢如故。約雛長成。卽逕去。三日始

還入巢。啞啞哺子如初。蛇又蜿蜒而上。甫近巢。兩鶴驚飛。鳴哀急。直上青冥。俄聞聲蓬蓬。一瞬間。天地似晦。衆駭共視。乃一大鳥翼蔽天日。從空直下。以爪擊蛇。蛇首立墮。摧殿角數尺許。振翼而去。鶴從其後。若將送之。巢既傾。兩雛俱墮。一生一死。僧取生者置鐘樓上。少頃鶴返。仍就哺之。翼成而去。

鶴子曰。逾三年而後報。釀毒深矣。太史公所謂怨毒之於人甚矣哉。

詩箋多載恩勤付子虛。九霄控告也。歛歛乍伸玉爪。蛇頭落笑。殺張樵中副車。

●小鳥助鶴一【見聞錄】

西湖靈隱寺。有鶴巢於古松之上。新雛出殼。未幾。清晨見巨蛇三丈餘。從下而上。欲食其雛。鶴雌雄磔磔作聲。張喙向之。蛇則昂首咋舌。相持片時。蛇始下。如是者數日。一日雄鶴不知所之。薄暮。背負一鳥來巢。羽色灰小於鶴。三之二。明晨。二鶴翱翔雲際。負來鳥則與雛巢居焉。少頃。蛇復上。昂首向巢。負來鳥喔然一聲。略伸其喙。蛇卽豁落。少頃。雄鶴仍負鳥去。自是蛇不復來。鶴巢乃甯。旬日餘。僧舍臭穢不堪。莫知所自。啓地板。見巨蛇死而腐潰其中。

詩箋古刹風腥白日昏。長蛇肆毒孰伸冤。豈知短小偏精悍。未到松巢氣已吞。

●小鳥助鶴二【排悶錄】

潤之焦山。有鶴巢於松者。生三子。羽將成。一日鶴從外覓食。有巨蛇長丈餘。緣松巔入其巢而吞其子。忽鶴歸。知爲蛇也。繞樹悲鳴。三日乃去。去之七日。有僧坐殿前。見鶴率羣雀至。前後以十數。皆繞殿飛。一小鳥獨入殿中。啾啾向梁。問語。梁間忽有巨蛇昂首直出。將攫小鳥而噬之。小鳥則忽近忽遠。若相誘者。蛇遂出半身。以攫鳥。忽一鳥從佛後突出。喙長利如錐。霍然破其腹而去。蓋先伏以伺者。蛇遂腸裂墜殿前死。鶴入殿。翱翔不已。羣雀皆噪。久之乃散。僧異其事。以語客。客曰。蛇所噬不知凡幾矣。夫鶴固食蛇者也。飼之以子。無可如何。率羣雀以攻。而復仇者。乃得之小鳥。異哉。

詩箋。杏梁慘霧接松雲。虺腹彭亨盡鳥羣。誘敵楚羸潛監腦。公然黃雀亦能軍。

●鴉集鈴索【警心錄】

晉京兆尹溫璋。置鈴索廳前。使冤訴得以速達。一日獨坐。屢聞鈴聲。跡之無人。如此者三。乃見一鴉飛集其上。璋曰。是必有人探其雛。故來訴耳。命吏隨鴉所在。捕之。其鴉盤旋引吏至城外樹間。果有人探其雛。尙憩樹下。吏隨拘至。璋以事異於常。重杖之。

李斯義曰。鴉固善訴。尹亦神明。想其行縣錄囚。多所平反。可知矣。

詩箋。公庭兩造判分明。無怪慈鴉愬不平。幾見循良京兆尹。風傳鈴閣徧仁聲。

●盱眙鴉【闡義】

盱眙有商乘蹇就道。而驅者隨之。見二鴉爭枝墜地。驅者攫其一。商曰。是不足當一嚮。可縱之。驅者難之。商曰。吾以一嚮資給汝。可乎。發囊而金見。頗饒。驅者睨之。遂抵前僻途。近夜。推商墮地。以鞭撞殺之。置深窞。而挈其囊去。明發。鴉噪。邑令堂若有訴。令異之。遣健卒視鴉所往。鴉故低傍人。引而至窞所。乃得尸。并鞭以白。然莫知其誰何也。鴉復噪。若有訴。又視鴉所往。而至驅者家。其人甫歸。而金尙未發。顧見鞭而色沮。遂吐實。令抵其罪。而籠鴉以飼之。

詩箋。囊金宛在旅魂依。引隸門前賊乍歸。客死淒涼緣底事。傷心不忍故巢飛。

●綠衣使者【春渚記聞】

長安富民妻劉氏。與鄰李弁私。共殺崇義。將葬。戚黨鬻至。有鸚鵡大呼堂側。曰。殺主者。劉氏李弁也。遂敗。明皇聞之。封爲綠衣使者。

李斯義曰。鸚鵡爲主報讎。忠矣。乘會葬白其事。不亦智哉。真不愧使者之封。詩箋。胸中懷恨欲號呼。事有難言且緩圖。人世覆盆冤不少。繡衣曾聽綠衣無。

●鵲銜草衣【第一功德錄】

魯山令元汝之。公庭判事。胥隸畢集。忽一鵲銜草衣墮庭前。元立命物色之。果有人脫草衣上樹覆巢。取雛。元命答之。

詩箋。靈鵲含冤欲訴難。草衣擲下衆驚看。傷心縱遇神明宰。巢覆何能卵再完。

●鳥銜誣牒【果報聞見錄】

宜興陸某。遠宅皆茂林修竹。百鳥咸集。不許獵人彈射。遇雨雪寒沍時。取米穀散布林中。以飼之。順治三年。仇家陷以逆黨。入衙門嚴訊。時械繫共千人。衆詞積案。忽百鳥盈庭。喧噪震天。及訊至陸。一鳥飛至案頭。銜所誣首陸詞一紙而去。羣鳥始散。問官驚詫。刑訊陸之仇人。知其誣而出之。陸構義鳥亭於郡中。以識其異。今在毗陵城中。

詩箋。亭標義鳥德難忘。銜牒高飛釋桁楊。若果化身訟庭徧。如何六月下金霜。

●高平縣雞【曠園雜志】

順治丁酉秋。有行脚僧。過高平縣南關。一雞自肆中出。飛撲之。啄其面碎。傍人驅斥。終不舍。已行尙追趕十數步。衆以爲怪。他日。僧再過。雞再撲啄如前。流血被體。衆益怪之。有兩捕卒執詰之。僧支離喪魄。遂送官拷鞫。具言半月前。於某鄉餅店借宿。見有贏錢在橐。因殺主人攫之去。再問此雞從來。則主人死後。其家鬻於市。

南關人買之。此事已曾報官。但以遠村無從究緝。是僧亦漸心安。謂人無復知者。不意遇雞見窘如此。乃知雞爲主人報仇也。

徐仲光贊曰。其質羽毛。其氣桓糾。我讎在前。致死敢後。鼓喙代言。鋤兇假手。張椎豫劍。悲壯一耦。

詩箋疑案何從緝僻村。餅師孰殺久沈冤。縛雞豈乏淮陰力。暗有幽靈褫衲魂。

●龜訴客冤【警心錄】

盧文璧字伯玉。至正初。尹荆山。忽一巨龜登廳前。兩目瞠視。若有所訴者。令卒尾之行。去縣六七里有廢井。遂跳入。旣得報。往集里社汲水。獲屍。乃兩日前二人同出爲商。一人謀其財而殺之。遂掩捕抵罪。死者之家屬云。其人在生不食龜。見卽買放。故爲之雪冤。

李斯義曰。使無巨龜。商命誰抵。使非放龜。商冤誰雪。以無形迹之死。而得償其死。以不期然之報。而得食其報。可見德無不酬。果必有因耳。

詩箋。龜雖介屬。久通靈。張目含冤。叩訟庭。恨未當時。全客命。累拋智井血。風腥。

●丹陽蛙【現果隨錄】

蘇州同知王君。道經句容。將近丹陽。忽見羣蛙數百。輿前叫喧跳擲。君停輿告曰。

果有冤。指我處。衆蛙遂羣集一所。君命人掘之。得一尸。口塞一鞭。鞭上有脚夫名。至丹陽。一詢而獲。立屬縣令拷問。乃一商買蛙放生。露白而被脚夫害也。斷爲抵命。吳人因呼君曰田雞王。

●附錄

房壯麗。巡按蘇松等處。一商客舟行。遇一人捕蝦蟆數千。滿舟內。將剝鬻之。客見蝦蟆鳴躍無已。意甚惻然。問所值。因取筭中銀。如價與之。取蟆悉置水中。而囊內白金燦然。其人心動。夜乃劫至僻所。殺商客。埋沙中。盡有其貲。一日羣差以捕他盜。夜經其地。見蝦蟆數萬。環列而鳴。其人怪之。視其土。哀然掘之。得客尸。以鳴府。而客家認其尸。捕舟人至。始知以劫見殺。蝦蟆之感義如此。人爲作義蝦蟆說。

詩箋埋鞭賈禍爾何癡。蛙控輿前孰使之。不少沈冤泉下哭。問誰憐物切慈悲。

●蝌蚪呼冤【闡義】

紹興郡丞張公佐治。擢金華守。去郡至一處。見蝌蚪無數。夾道鳴噪。皆昂首若有訴。公異之。下輿步視。而蝌蚪皆跳擲爲前導。至田間。三尸疊焉。公有力。手挈二尸起。其下一尸微動。命湯灌之。遂巡問復活。曰我商也。道見二人肩兩筐。適市。皆蝌

蚪也。意傷之。購以放生。二人允。復曰。此淺水。雖放之。而人復獲之。無益也。不如與爾至清淵。我從而至此。則斧出。遂被害。不知何幸。得不死。以見公。其二人我僕也。隨後尙遠。有腰纏。必求之不獲。解金以購。而纍纍者見。故誘至此。并殺而奪之也。因命急捕之。人金皆得。以屬其守石公。岷玉一訊吐實。抵死而歸。其腰纏皆蚪蚪力也。

詩箋。五馬欲行悲不行。路旁蚪蚪何縱橫。似呼冤枉一齊哭。慘霧濛濛與眸生。

●百獅池蟹湖壩雜記

藩伯治前有百獅池。甚深廣。順治八年季冬。羣兒繞欄嬉戲。忽見赤蟹浮於水上。共訝嚴寒。焉得有此。遂鈎取之。有囊吞鈎而起。舉之甚重視之一肢解人也。報藩伯。藩伯陳姓曰。蟹具八足。此間豈有行八之人。與名八之地乎。一卒曰。去司不遠。八足子巷中有丁八。藩伯曰。速捕之。至則遁矣。廉得巷中有皮匠婦。與丁八有私。而匠復數日不見。鄰人疑而舉之。捕匠婦。一訊而伏。誠與丁八成謀。以皮刀磔匠。而沈之池。將偕奔而未逮也。獄成。究不得八。藩伯旋開府粵西。偶至一山寺。寺僧具迎。隨開府者一童子。忽執一僧曰。殺人丁八在是矣。僧失色。開府曰。若安識之。童子曰。余鄰也。雖變服而貌不可變。童子蓋浙人。而挈之以適粵者也。既得八。械

送之浙。同伏法。窮兇冤債。雖髣髴萬里之外。安能避乎。

詩箋。儻然飛錫。罕人知。血污遊魂。不暫離。共倚石欄。風雪後。誰教蟹現。百獅池。

●蠅集筆端【警心錄】

王五京師酒保。釀酒時。蠅每投其中。王覓炭灰數器於旁。遇溺者。輒取置灰次。俟翅乾飛去。所活無數。後遭陷官法。置之死。執筆欲判。蠅輒羣集其筆端。揮去復來。不得下筆。乃知此人有冤。爲解其獄。【以上雪冤鑑】

李斯義曰。人果好生。隨在可婉轉護持。以行方便。豈必定費物力哉。

詩箋。甘酒忘軀禍。若斯仁心甫動。帝天知筆頭落紙陰。颯起慎重秋。曹斷獄時。

我肉衆生肉 名殊體不殊 原同一種性 只是別形軀

苦惱從他受 甘肥爲我須 莫教閻老斷 自揣看何如

右錄宋黃魯直戒殺頌

雪冤鑑終

三孫徐兆杏雨壇同校
湖南張海社修五覆校

徐太史遺筆

知幾鑑

民國二十四年春月上海霞飛路
護生報社營業部道德書局藏版

物猶如此卷之十三

知幾鑑目次

- 荆州馬
- 慕容廆馬
- 陸糧長馬
- 牛前知
- 鄭韶犬
- 劉都督犬
- 秦氏犬
- 潞安犬
- 分水犬
- 靈貓覆酒
- 燕培城
- 鶴留箋

附揚州石天基保產心法及全嬰心法

增訂達生編

蛤知不第

●以上知幾鑑

并附武進莊一夔福幼篇等每册七分

●現在印刷中

文廟通錄

●每部洋六角

●現在印刷中

廣列女傳

●每部洋五角

物猶如此卷之十三

三巖徐

謙鶴子編

鄭

湘靈浦校刊

知幾鑑【十三案】

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問何以知。物莫能語。知幾其神。靜者領取。輯知幾

●荆州馬【渚宮故事】

晉時司馬休之爲荆州。宋公遣使圖之。休之未覺。嘗所乘馬忽連鳴不食。注目視鞍。休之試韡之。卽不動。韡訖還坐。馬又驚跳。遂騎馬驟出門。顧使已至矣。去而獲免。

詩箋。紅塵飛騎向荆州。刺史堂前馬注眸。去去跨鞍追使到。一鞭風助四蹄秋。

●慕容廆馬【廣古今五行志】

慕容廆有赭白馬。常自乘之。石虎圍急。將韡馬逃去。馬見鞍輒啼嚙。乃止。俄而鄴使至。石虎國有難。虎旋歸。

李斯義曰。禍福將至。皆有幾焉。人不知而物知之。亦造物者示之端倪也。嘗見有人積惡已稔。一切凶兆。毫無見聞。彼方揚揚得意。謂高枕可以無虞。一旦禍

臨身亡家破。豈非天奪其鑿耶。

詩箋。城下蜂屯徧鄴師。刀光叢裏著鞭馳。不勞謀告烏棲幕。望氣蒼黃馬預知。

●陸糧長馬〔聖師錄〕

天順中嘉定姚生性險異常。搆怨於母弟陸某。陸充糧長。乘馬自本都夜歸。姚候至中途無人。操刃伏橋下。馬覺之。至橋躑躅不進。陸加鞭楚馬始進。而已殺橋下矣。是夜月色黯淡。寂無知者。馬逸歸。對陸妻驚嘶不已。若有訴狀。妻知夫必死。非命。持燈尾馬後。至曠野。夫果死焉。哭謂馬曰。吾夫屍得矣。然正犯不得。何以雪冤。馬卽前行。首撞姚門。見姚嚙之。蹴之。遂聞之。官姚棄市。

鶴子曰。其度橋不行也。何其智。其見讎立嚙也。何其勇。

詩箋。蹄卻不前君竟行。揮刀橋畔月初更。蹴讎筋斷嚙讎肉。喜躍哀嘶風怒生。

●牛前知〔慈航人天度〕

明江山朱愷字壽仁。性淳力學。其家不食牛犬三世矣。少失怙。體羸善病。啜牛湯卽瘥。因貧課徒鄰村。端節得束脩八金。歸途避雨古廟。見壁粘二紙。一殺牛果報。一食牛果報。讀之辭旨慘切。慚汗彌襟。憮然曰。我今二十九歲。尙未游泮。未必非食牛之故也。况違祖父之戒。不孝。食有功之畜。不仁。恣口腹之欲。不義。覩茲果報。

而不痛戒。不智。犯此四罪。禍且至矣。尙何功名福澤之有。卽叩禱神前。誓不食牛。雨霽將行。適村屠尤光字入廟。朱問何來。云近買一瘦牛。慮虧本。特來求籤。問牛何在。云在廟外。朱出視之。牛雙膝跪地。淚下如雨。朱惻然心動。問其值。言七金。如數付之。尤嫌色低。復索三錢。朱益之。旣成。朱書神明放生四字於版。懸牛項。遂解鼻繩。縱牛去。是歲朱遂游泮。贅於鄉中王賢家。王固望族也。一日樽酒閒與翁談放牛事。蒼頭報門外有牛。項懸版。磨之不去。朱出認是己所放生者。令引住後圃空房。先是鄉有積賊。渾號人獼猴者。素稔王家。因窺女妝豐。夜傍牛住空房。穴牆而進。徑至朱房。囊捲衣飾。將出。牛突入。闖倒奩案。聲甚厲。朱驚醒。大呼有賊。盡室亦驚呼。賊懼。趨牛腹下。過牛。怒舉蹄絆囊。呼聲又急。賊棄囊而遁。翁視囊物無恙。甚德牛。仍繩鼻住牛空房。由是翁家永戒不食牛。已而雨夕賊復至。破後圃扉。見牛若怒狀。因前被牛敗。不敢入。隨牽牛出。拋所懸版。售屠獲四金。適朱代翁收債。經屠門。瞥見所放牛。叩其由。屠以實告。牛向朱跪泣如前。朱如數又買之。另懸一版。書雷電放生。復解繩。縱牛去。越數載。館古田富室鍾寬家。近村有盜鳩衆劫掠。鍾甚恐。朱代畫策。俾繕高垣。以備不虞。忽小僮報曰。何來一牛。項懸版。久立館外。朱瞿然曰。是吾放生牛也。素靈警。渠來盜將至矣。遂與鍾縷述翁家禦賊事。促嚴

防之。待三日。二鼓。盜果至。持刀放火。鍾梯望之。火光中睹一牛。怒吽衝擊。四蹄如飛。舐輒披靡。比家人奮集而羣盜竄。當是時。牛憊甚。仰天躑躅而死。牛旁橫二屍。燭之。尤光。字人獼猴也。縛送縣。捕緝餘黨。盜悉平。鍾德牛瘞之。碣表義牛墓。由是鍾家永戒不食牛。未幾歲值大比。朱赴秋闈。卷落歸安。令某房閱朱卷。不愜意。置之。夢牛跪地。且哭。且求。覺而覆閱。文殊不佳。曰。是必有陰德。強薦之。竟中揭曉。謁房師。師問何陰德。朱曰。無之。再問。朱述近年放牛事。師歎異。因告前夢。及聯捷南宮。房師亦有異兆。選授商邱令。有政聲。嚴禁屠牛。備示義牛顛末。婉勸部民。民多化之。後擢顯秩。乞歸養母。母享年九十一。朱年九十六。子二。俱登仕版。至今子姓蕃衍焉。

鶴子曰。憫牛買放。竟出於舌耕寒士之手。較多金者功加一等矣。獨不解盜賊未至時。牛何以預知之。且何以既放之牛。而知朱生住足之所哉。豈鬼神使之歟。抑義牛之靈光炯炯也。

詩箋殘碑幾度。薛花秋傳說。朱家舊放牛。熱血黃泉埋不得。尙騰靈氣暮山頭。

●鄭韶犬【集異記】

隋煬帝時。左散騎常侍鄭韶。出授閩中太守。憐愛一犬。從者數十人。內有薛元周。

者。韶未達之日。已事之。及遷太守。略無恩恤。元周忿恨。屢思陰害。未得其閒。時在閩朝廷。有使到。韶排馬往迎之。其犬銜拽衣襟。不令出宅。館吏馳告云。天使入郭矣。韶將出。爲犬拽衣不放。韶怒。令縛之。柱韶出。犬嚙斷繩而走。如前拽衣不令去。韶撫犬曰。汝知吾有不測之事乎。犬乃嘒飛躍。元周隊內。咬殺元周。韶遣搜元周身衣。下隱藏短劍。拂之。鋒芒逼人。

詩箋。小人難養。聖言深覆。雨翻雲怨。積心誰料。肘旁隨刺客。馬前殺氣晝沈沈。

●劉都督犬【撫異記】

劉巨麟。開元末。爲廣府都督。養一犬。有力而馴。巨麟常夜迎使。犬忽遮護。不欲令出。巨麟悟曰。犬不使我行耶。徘徊良久。役至。自使近。巨麟叱曰。我行部從如雲。詎有非意之事。使家人關犬而出。上馬之際。犬又隨之。忽咋斷一從者喉。立斃。巨麟驚愕。搜死者懷中。得利七首。初。巨麟常鞭箠此僕。故修其怨。私欲報復。而犬逆知之。是以免難。

詩箋。星軺火急。駐雙旌。遮護門前。阻莫行。七首懷中。猶未現。賊顛已墮。寂無聲。

●秦氏犬【闡義】

秦邦。永樂時人。家豐。子幼。將買於京。卜之不利。妻諫弗聽。遂解纜。家有白犬。銜衣

裾。若阻行者。邦不悟。挈之偕行。舟次張家灣。有寇王甲王乙者。執刀登舟。遂被刺死。犬乃從後。艚躍出。嚙乙手。幾隕。持刀逐犬。犬赴水遁。二賊悉捲其貲。埋邦尸水澗而去。犬潛尾二賊。抵家而還。守邦尸。晝則乞食。夜伏其側。殆數月。人咸異之。莫測也。巡河御史呂希望。駐節道旁。犬號呼而向。若有訴者。然。呂異之。曰。此得毋有冤耶。吏從犬守處視之。則犬以足爬土。掘地而見尸焉。呂曰。必故主被害耳。因問犬曰。能知害者處乎。犬搖尾欣然。引吏卒行里許。至一戶。二賊方與衆聚飲。犬先入。嚙甲衣裾。次嚙乙履。吏因縛至御史前。拷掠未服。俄一人啼而至。曰。尸吾主也。予與俱。被刺。以落水幸不死。乃有今日哉。二賊遂伏法。而追還其貲。僕乃扶舁主柩歸。犬亦隨之。仍晝夜伏柩旁。時時悲號。見者無不墮淚。及厝柩。犬復隨柩至墓所。葬甫畢。犬猝觸樹而死。人爲埋主冢旁。

詩箋。飛蓋巡河御史來。沈冤一旦雪。泉臺白楊已拱魂。猶戀落葉秋風片。片哀。

●潞安犬【聊齋志異一】

潞安某父陷獄將死。搜括囊蓄。得百金。將詣郡關說。跨驪出。則所養黑犬從之。呵逐使退。既走。則又從之。鞭逐不返。從行數十里。某下騎趨路側私焉。既乃以石投犬。犬始走去。某既行。則犬歛然復來。嚙驪尾。某怒鞭之。犬吠不已。忽躍在前。憤齧

騾首似欲阻某去路。某以爲不祥。益怒。回騎馳逐之。視犬已遠。乃返轡疾馳。抵郡已暮。及捫腰囊。金亡其半。涔涔汗下。魂魄都失。輾轉終夜。頓念犬吠有因。候關出城。細審來途。又自計南北衝衢。行人如蟻。遺金詎有存理。逡巡至下騎所。見犬斃草閒。毛汗溼如洗。提耳啓視。則封金儼然。感其義。買棺葬之。人以爲義犬冢云。

詩箋。何獨前知力効忠。行行日暮悵途窮。郎君不諒牽衣意。死抱遺金蔓草中。

●分水犬【聖師錄】

淳熙中。王日就。字成德。分水縣人。少負俠氣。夜獵。從騎四出。有畜犬鳴銜衣。捶之不卻。且逐。且前。怪之。亟隨以歸。明日復視其處。虎跡縱橫。歎曰。犬畜也。猶知愛主。吾奉父母遺體。不自愛可乎。遂散徒讀書。

詩箋。退步常懷蹈虎憂。孰教俠氣一時收。帶來慧業轉頭快。幾箇人閒周孝侯。

●靈貓覆酒【見聞錄】

山右富人。所畜之貓。形異而靈。且義。其睛金。其爪碧。其項朱。其尾黑。其毛白如雪。富人畜之。珍甚。里有貴人子。見而愛之。以駿馬易。不與。以愛妾換。不與。以千金購。不與。陷之盜。破其家。亦不與。因攜貓逃至廣陵。依於巨商家。商亦愛其貓。百計求之。不得。以鳩酒毒之。其貓與人不離。左右鳩酒甫斟。貓卽傾之。再斟再傾。如是者。

三富人覺挈貓宵遁。遇一故人。匿於舟後。渡黃河。失足溺水。貓見主人墮河。叫呼跳擲。撈救不及。貓亦投水與波俱汨。是夕故人夢見富人云。我與貓不死。俱在天妃宮中。天妃水神也。故人明日謁天妃宮。見富人尸與貓俱在神廡下。買棺瘞之。埋其貓於側。

原跋曰。嗚呼。蟲魚禽獸。或報恩於生前。或殉死於身後。如毛寶之白龜。思邈之青蛇。袁家兒之大獐。犬楚重瞳之烏騅。馬指不勝屈。若貓之三覆鳩酒。靈何如也。呼救不得。殉之以死。義何如也。又豈畜類中所多見者耶。然其人以愛貓故。被禍破家。流離異域。復遭鳩毒。非貓知幾先。有以傾覆之。其不死於毒者。幾希矣。及主人失足河流。叫跳求援。得相從於洪波之中。以報主人珍愛之恩。以視夫爲人臣妾。患至而不能捍。臨難而不能決者。其可媿也。夫其可媿也。夫。

鶴子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旅葵二語。包孕古今。來國家天下。無限公案。偏之爲害。釀毒無窮。如石季倫之璧綠珠。而夷族。鄭子華之好鷓冠。以殺身可慨也。詩箋識疎。扞主憾如何。烈烈靈風黯黯波。無數神鴉迎水府。天留正氣壯黃河。

●燕培城【北涼錄】

魯有羣燕數萬。銜土培城。魯侯乃大城曲阜。方訖而齊師至。不克而還。

詩箋。一丸信可塞函關。萬燕銜泥倦不還。卻敵何須煩展喜。回看雉堞彩雲間。

●鶴留箋【淵池說林】

周宏正字思方。幼時於林下見一鶴。爲彈所傷。取歸養之。俟其愈。縱去。後數日夜。讀書聞有物擊其扉。啓視之。乃向所縱鶴也。背負金串。卸於地。串中結紙條。上書云。始於博士。終於大夫。後果然。

詩箋。微禽風義與雲高。一串黃金亦足豪。寸楮分明未來事。不知何自錄天曹。

●蛤知不第【感應篇註】

鎮江邵彪。久未第。夢至一所。見大釜煮蛤蜊。皆作人聲。呼彪姓名曰。汝之不第。以此故也。彪遂念南無阿彌陀佛。蛤蜊皆變黃雀飛去。彪醒痛戒。廣勸世人。後乃及第。官至安撫。【以上知幾鑑】

華梧棲曰。見人殺生。有錢買放。無錢念佛。是亦救生一法也。

鶴子曰。莫管他事。且食蛤蜊。至今傳爲美談。然細味釜蛤不第一語。憔悴青衫。豈特邵生一人已哉。雀入大水爲蛤。是飛而潛矣。此則蛤化爲雀。是潛而飛矣。陰陽變化。不可思議。類如此。但不知釜蛤何以能言。且能知人禍福也。詩箋。幻中復幻。幻中真戒。殺分明示鬼神。會得蛤蜊言外意。升沉何必問嚴遵。

拾得詩一

嗟見世間人 個個愛吃肉
 昨日設個齋 今朝宰六畜
 一度造天堂 百度造地獄
 鑪子邊向火 鑪子裏澡浴
 碗碟不會乾 都緣業使牽
 閻羅使來追 更得出頭時
 長時道不足 非干情所欲
 合家盡啼哭 換却汝衣服

二

養兒與取妻 養女求媒娉
 聚集會親情 總來看盤釘
 重重皆是業 目下雖稱心
 更殺衆生命 罪簿先注定

三

得此分段身 可笑好形質
 烹豬又宰羊 誇道甜如蜜
 面貌似銀盤 死後受波吒
 心中黑如漆 更莫稱冤屈

四

男女爲婚嫁 俗務是常儀
 取債誇人我 論情入骨癡
 自量其事力 殺他雞犬命
 何用廣張施 生死墮阿鼻

知幾鑑終

三孫徐兆杏兩壇同校
 湖南張海社修五覆校

徐太史遺筆

通慧鑑

民國二十四年春月上海霞飛路
護生報社營業部道德書局藏版

物猶如此卷之十四

通慧鑑目次

- 天狐指竅
- 豬得舍利
- 豬修行
- 鼠聽經
- 念佛鳥
- 佛現鳥
- 鶴檢書
- 鸚鵡警夢
- 鸚鵡念經一
- 鸚鵡念經二
- 鸚鵡念佛一
- 鸚鵡念佛二

- 鸚鵡念佛三
- 鸚鵡念佛一
- 鸚鵡念佛二
- 鷄念佛立化
- 明宇寺鷄
- 鵝聽經一
- 鵝聽經二
- 鵝聽經三
- 鵝聽經四
- 魚知經數
- 萬魚念佛一
- 萬魚念佛二
- 萬魚頂經

萬螺還經

蜘蛛龕

蜘蛛塔

蜈蚣聽說法

●以上通慧鑑

●明代孤本

普濟良方

●每册六分



物猶如此卷之十四

三巖徐

謙鶴子編

鄭

湘靈浦校刊

通慧鑑【二十九案】

這點靈光清淨本體。人性物性。渾然一理。舉指見月。月不在指。輯通慧

天狐指竅【警心錄】

太和中。處士姚坤。性仁愛。居東洛萬安山。其側有獵人網取狐兔。輒買放之。凡數百。坤有莊。質於嵩嶺菩提寺。持價往贖。其知莊僧惠沼。嘗於閬處鑿井。深數丈。投黃精數百斤。求人試服。以觀其變化。乃飲坤沈醉。納於其中。覆以礧石。坤醒。無計可出。但茹黃精而已。數日。忽有人語井上曰。我狐也。感君活我子孫。故來教君術。我初穴於冢。因上竅窺天漢。有所慕焉。遂凝盼注神。久之不覺飛出。君但能如此。精確。不三旬。自躍而上。雖竅至微。無所礙。坤依行一月。忽跳出。礧孔。僧見之大駭。詰其事。坤曰。但於中餌黃精。自然身輕。能飛。竅所不礙。僧然之。乃遣弟子以索墜下。約一月。開視。及期視之。僧已斃矣。

按蓮池放生文。註載此事云。其人入井。狐俯井語之曰。我狐之通天者。穴於冢。

上臥其下。目注穴中。久之則飛出。仙經所謂神能飛形也。君其注視磨盤之孔。吾昔爲獵夫所獲。賴君贖命。故來報恩耳。幸無忽也。人從其言。旬餘從井飛出。餘略同。

李斯義曰。坤躍井。狐拯之也。僧入井。自斃之也。故必死者不死。而貪生者不生。是仁愛者生。而陰險者死。天道往往如此。

鶴子曰。人人各有妙竅。只緣逐妄迷真。閉塞不通。良可惜也。心印經云。知者易悟。昧者難行。大士云。一個人心。一個天。回仙云。念開妙竅。通靈慧。無垢子云。悟得心。經道眼開。如是如是。

詩箋。黃精辟穀。可飛形。不助陰功。藥不靈。觀定天光。開妙竅。存無守。有悟仙經。

●豬得舍利【紀聞】

唐開元十八年。京師菩提寺。有長生豬。體柔肥碩。在寺十餘年。頗馴靜。後豬死。僧焚之。火既燼。灰中得舍利子百餘粒。

詩箋。寂靜光中坐十年。達摩面壁印真傳。寒灰舍利分明在。各自靈臺種火蓮。

●豬修行【現果隨錄】

僧戒顯曰。黃梅石氏子。牧一豬。前二足五爪。因請道士作醮。乃以豬售於屠人。取

貲。酬。道。士。明。晨。將。殺。矣。石。氏。之。母。忽。夢。東。禪。寺。六。祖。誡。曰。汝。家。所。賣。五。爪。猪。此。殺。不。得。者。可。急。贖。回。不。爾。有。奇。禍。母。問。師。何。人。祖。曰。我。六。祖。也。汝。家。連。日。在。我。殿。上。作。醮。道。士。無。知。妄。以。三。清。像。蒙。我。面。前。汝。還。不。知。耶。母。懼。然。而。醒。念。果。有。此。事。方。爲。歎。異。是。夜。屠。人。亦。夢。猪。身。服。人。衣。謂。屠。人。曰。昨。石。氏。賣。我。在。汝。家。我。非。猪。人。也。不。信。試。看。我。足。五。爪。汝。殺。不。得。者。可。急。急。還。我。本。主。送。我。至。東。禪。寺。修。行。屠。人。夢。覺。大。驚。不。敢。殺。凌。晨。牽。猪。還。石。氏。互。相。述。夢。大。爲。詫。怪。乃。共。語。猪。云。汝。既。有。靈。性。任。爾。到。何。處。修。行。去。猪。卽。出。門。望。東。禪。寺。投。奔。並。無。人。引。導。也。主。人。鐵。壁。師。命。之。曰。夢。修。不。論。親。疎。呼。夢。修。卽。應。余。乃。與。授。三。皈。五。戒。焉。係。甲。辰。五。月。初。三。事。

詩箋。大。千。熱。鬧。逐。紅。塵。說。到。清。修。冷。笑。人。去。去。東。禪。猶。怕。晚。可。憐。石。火。電。光。身。

●鼠聽經〔湖堽雜記〕

一畝田在武林門內。有誰菴者。僧靜然主之。靜然晨夕焚修。誦經不怠。於順治戊子元旦。方宣梵唄。有鼠窺於梁。嗣後每扣木魚。鼠卽至。漸乃由梁及戶。由戶及几。僧呼鼠。鼠亦知聽經耶。鼠卽點首。蹲伏金經之右。經止。乃徐徐去。率以爲常。如是踰年。一日復來聽經。經畢。向僧頂禮。俄寂然不動。僧撫之曰。爾圓寂耶。已涅槃矣。越數日。體堅如石。有梅檀香。僧爲製小龕塔而瘞之。如浮屠法。

張山來曰。余亦曾於講院聽經。竟不解所謂。而婦人女子。見其作點首會意狀。殊不可解。然異類往往能之。則婦人女子聽經會意。又不足奇矣。

詩箋。無量佛中種善因。木魚敲處點頭頻。且看腐鼠堅如石。信否金剛不壞身。

●念佛鳥【池北偶談】

唐韋蟾岳麓道林詩。靜聽林飛念佛鳥。細看壁畫馱經馬。王得臣塵史。安陸有念佛鳥。小如鸚鵡。色青黑。常言一切諸佛。宋元憲詩。鳥解佛經言。張齊賢守郡日。作古詩一篇以紀之。

按華山志云。念佛鳥。音韻清滑。如誦佛聲。一名念佛子。

詩箋。鳥能念佛入三摩。人不同心奈若何。一聽佛聲淚雙墮。前身我豈老頭陀。

●佛現鳥【峨嵋志】

蜀大峨峯普光殿。有佛現鳥。狀如鸚鵡。其聲圓轉。山僧名爲佛現鳥。

按彌陀經云。極樂國有迦陵頻伽。共命之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

詩箋。有生佛各現心頭。幾見彌陀念不休。夜闋禽聲聲入妙。峨嵋月白滿輪秋。

●鶴檢書【金城記】

衛濟川養六鶴。日以粥飯啖之。三年識字。濟川檢書。皆使鶴銜。取之無差。

詩箋。牙籤萬軸。鄴侯居。六鶴分司。甲乙廚。勿訝羽禽聰穎甚。前身曾校玉堂書。

●鸚鵡警夢【異苑】

晉張華有白鸚鵡。華每出行還。輒說僮僕善惡。後寂無言。華問其故。曰。現藏囊中。何由得知。華後在外。令喚鸚鵡。鸚鵡曰。昨夜夢惡。不宜出戶。華強之。至庭。爲鷓所搏。教其啄鷓脚。僅而獲免。

詩箋。饒舌休論。是與非。聰明自古伏危機。脫身幸未踐妖夢。何似冥冥黃鵠飛。

●鸚鵡念經一【明皇雜錄】

天寶中。嶺南獻白鸚鵡。頗聰慧。上呼爲雪衣娘子。每與嬪御及諸王博戲。上稍不勝。左右乃呼雪衣娘。卽飛至。鼓翼以亂其行列。或啄嬪御及諸王手。使不得爭道。一日。飛貴妃鏡臺上。語曰。昨夜夢爲鷲所搏。將盡於此乎。貴妃授以多心經。記誦頗精熟。日夜不息。若懼禍難有所禳者。後上與貴妃遊別殿。置鸚鵡輦上。旣至。命從官較獵於前。鸚鵡方嬉戲殿檻。瞥有鷹擊之而斃。上與貴妃歎息久之。命瘞苑中立鸚鵡冢。

李斯義曰。至人無夢。世之蠢蠢者。曾不知夢。鸚鵡亦知夢耶。惟其聰慧。故多一番恐懼。而究數不能逃。聰慧何益哉。

詩箋。課經宮靜。月斜廊漫。道無靈謗。法王豔福。十分暗磨。折埋香。不僅雪衣娘。

●鸚鵡念經二【警心錄】

東都有人養鸚鵡。以其慧也。施於僧。僧教之誦經。每在架上。不言不動。問其故。對曰。身心俱不動。爲求無上道。及其死。焚之。有舍利。

李斯義曰。鸚鵡之慧者能言。此卻不言不動。而又能言人所不能言。可謂聰明內用參透元機者。

詩箋。心生無住。悟曹溪。得意忘言。直到西。多少聰明成底事。如如不動。卽菩提。

●鸚鵡念佛一【警心錄】

韋南康鎮蜀時。有一鸚鵡甚慧。養者曉以佛理曰。若欲念佛。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卽仰首奮翼。若聽若承。及使念佛。則默然不答。或詰其不念。則唱言阿彌陀佛一聲。意若有悟。以有念爲緣生。無念爲真際也。一日不震不仆。斂翼委足。奄然而絕。焚之。有舍利十粒。公立塔瘞之。號曰鸚鵡塔。

李斯義曰。無念豈易言哉。中州劉石渠。靜者也。一日論養生曰。心靜則氣調。令主人翁常在腔子內。養生之道。思過半矣。予聽受而勉行之。而心之遁也無迹。覺復收來。來復遁去。真如猿之跳躍而不定也。予惟從事於知止之說。庶幾或

有得與。

詩箋。無念心空。月滿山。自來自去。白雲間。脚跟止處。知何在。各認生初第一關。

●鸚鵡念佛二【警心錄】

淳熙閒。麻成忠客荆南。有長老壽普來。相見良久。成忠入室。取圓覺經。一鸚鵡忽鳴曰。樊籠三年。無緣解脫。望師慈悲。普曰。小畜誰教。爾能言。鸚鵡頓悟。不復作聲。勸成忠。放使自如。徑赴普老坐側。啣致謝。普戒之曰。宜高飛深林。免再墮羅網。又求教。普令誦阿彌陀佛。少頃即去。後歷八載。普游至桃源。一小兒來謝曰。昔爲麻家鸚鵡。今已在西鄉蕭家作男子矣。

李斯義曰。惟慧故能言。能言故受繫。不言則自如。自如則解脫。

詩箋。幸脫雕籠。結淨因。未空福報。又迴輪。卵生不及胎生好。總是拖泥帶水身。

●鸚鵡念佛三【見聞錄】

嶺南有士人。養白鸚鵡。每晨必誦觀音寶號。白衣咒。兼能誦歸去來辭。赤壁賦。及李太白等詩。或晨課未畢。導以詩文。不應也。一日謂士人曰。我從西方來。還從西方去。是夕奄然而化。

鶴子曰。謝靈運以心多雜念。不入遠公蓮社。鸚鵡每晨清課。旁觀者導之不應。

是屏除雜念也。是湛然常寂境界也。予近寄老友韋子淨菴詩云。六祖壇經一字無。無中字字現明珠。靈臺直接靈山路。萬里澄空海月孤。偶書所得附識存參。

詩箋。無來無去了空空。藐爾鸚哥慧性通。都恨西方塵世隔。西方只在此心中。

●鸚鵡念佛一【語林】

宋時天台黃岩寺僧蓄一鸚鵡。隨僧念佛。一日立死籠中。僧葬之。生紫色蓮花。穿土而出。大智律師爲之頌曰。籠中立死渾閒事。化紫蓮花也大奇。

詩箋。不敲魚子不袈裟。念念西方認舊家。願化億身供養佛。一枝先放紫蓮花。

●鸚鵡念佛二【警心錄】

崑山清華寺僧養一鸚鵡。性馴。嘗隨僧念阿彌陀佛。一日低頭斂翼而終。僧憐之。葬之後山。不數日。葬處忽生青蓮一朵。芬馥異常。啓視之。蓮花正從鸚鵡舌根迸出。合郡往觀。郡守設齋題偈云。天產飛禽八八兒。解隨僧語念阿彌。飛禽尙證無生理。我輩爲人豈不知。

李斯義曰。佛家所謂舌吐青蓮。乃見之鸚鵡也。觀其低頭斂翼。綽有來去自如之妙。

鶴子曰。隨僧念佛。非無衆衲子。何獨讓八兒之頓悟哉。一惺惺一昏昏也。

詩箋。念佛無他念。自心信根全仗慧根深。低頭直入三摩地。冉冉香來薺蔔林。

●雞念佛立化【第一功德錄】

閩僧多茹葷。桐城吳國琦雪崖爲司理。諭止不聽。一日雪崖在禪堂。聞雞念佛聲。異之。因詰僧曰。汝云寺中無雞。何以有雞念佛聲乎。索之果得。痛責之。後送此雞於丹陽海會菴。旋立化。子宏安順治壬辰翰林。諸子皆秀立。

詩箋。兗州刺史昔談元。不謂家禽亦解禪。一片江南乾淨土。儵然此去喜登天。

●明宇寺雞【池北偶談】

明宇寺有一雞。在佛前晨夕聽經。如是四十年。化去。一夕見夢老僧曰。弟子已往生。武岡王府。三年後。師可來相視。僧異其言。及期往武岡郡。王生子。適三歲矣。不能言。見老僧至。忽問訊曰。別師三載無恙乎。僧歸。紀其事於石。有吳君者。從軍湖南。至寺親見之。

詩箋。人身難得展歡顏。鼎食鐘鳴幾閉關。四十年來風雨苦。不知何日到靈山。

●鵝聽經一【第一功德錄】

明侍中鍾公復秀。徐公遵壽。俱住羅家巷。奉佛。持金剛經。別潔一佛室。二公聯坐。

而誦。鍾家有雙白鵝。聞其念佛。輒尾二公後。作聲而行。逐之不去。亦不近逼。其行其止。皆隨魚子聲。嚴寒行多。鵝掌凍裂。露骨。強行益力。逾數年。雙鵝並對經案。立化。二公爲瘞於淨業寺後地。號聽經鵝冢。

淨因居士曰。二鵝亦僧。爽白雞八八兒之類。物猶如此。人奈何不精進耶。

●鵝聽經二【池北偶談】

靖州觀音寺。與副將某署相鄰。一日廚人宰鵝。鵝忽飛上寺殿。鷗尾。僧異之。因乞施寺中。每朝夕課誦。鵝輒上殿諦聽。日食蔬飲水而已。自順治至今二十餘年。尙在。

詩箋。入道多從憂患餘。鬼門躍出佛天居。廿年蔬水生涯樂。日侍僧旁聽木魚。

●鵝聽經三【兩京記】

淨因寺沙門慧遠。養一鵝。常隨聽經。每聞講經。則入堂伏聽。泛說他事。則鳴翔而出。

詩箋。聞到妙來心卽神。香雲花雨幸皈身。此間未許談風月。不似孤高鶴傲人。

●鵝聽經四【感應事蹟】

明萬曆二年無錫秦貞中年無子時屆蒲節家人將宰鵝貞見羽毛潔白冠足如
 硃偶動慈念遂不宰送至北禪寺放生越三年貞夢鵝來謝曰蒙君不殺在寺聞
 講誦金剛經特來報恩貞醒妻腹痛遂生子名夢奇聰明清秀年十二入泮

詩箋六道無常疾電催明珠老蚌孕慈胎青衫一領休看易三載聞經佛座來

●魚知經數【蜀普錄】

東川降魔寺僧吉祥魁梧多力受飯五鉢日夜誦經九函池中魚喜躍似知經數
 以名召之皆出水面使去即沒

詩箋魚解琴聲出水面聽未聞知數解聽經耳根各有波羅蜜不在堂堂策策靈

●萬魚念佛一【謝肇淛五雜俎】

唐天寶中丹徒漁人劉成李暉載魚往丹陽販賣泊舟浦中李他往劉遽見船上
 大魚振鬣搖首稱阿彌陀佛劉驚奔於岸俄聞萬魚俱跳躍念佛聲動天地劉大
 恐盡投魚於江李至不信劉即用己財償之明日於荻中得錢萬五千題云還汝
 魚值

鶴子曰魚念佛奇矣還魚值尤奇

詩箋萬魚念佛幻耶真還汝煙波自在身何處飛蚨荻花裏請君回櫂問江濱

●萬魚念佛二【搜神記】

彭蠡湖側。有李進勅者。販魚於金陵。夜泊三山之浦。偶步岸。聞舟中有千萬人念佛。經。察之。乃魚也。

詩箋。梵唄聲聲徹太空。卵胎濕化佛心同。月高籟寂三山浦。大地光明法界中。

●萬魚頂經【現果隨錄】

黃梅汪靜峯居士。名可受。官大司馬。長齋事佛。偶舟次江潯。日色將晚。忽見萬魚頂一木匣。浮水面。公命舟人擁起。置於船頭。一夜蹴踏有聲。似有天人朝謁。心甚異之。早起劈開木匣。乃一部篆書。金剛經也。三十二分。每分各篆文一種。公立請書家洪公度。摹勒刊板。自作序流通。以係龍宮物也。仍焚香頂禮。奉還江流。至今刻本流傳於世焉。

鶴子曰。紫氣東來。曾駐青牛之駕。彩雲西望。不勞白馬之馱。厥有汪倫弭棹。河伯送經。龍象蹴騰。事雖奇而且幻。人天感應。理固常而非虛。漫等蜃樓之觀。可資龜鑑之助。試念舳艫千里。豈乏載寶陶朱。何爲蝌蚪一編。獨贈長齋蘇晉。借問因果於微波。萬魚無語。莫訝荒唐之公案。諸佛惟心。

詩箋。祇園多劫禮金仙。纔得龍宮貝葉傳。不負西來萬魚捧。法施無量度人天。

●萬螺還經【猶園志異】

相傳唐朝王待制不記名里。精持金剛經不輟。積有年矣。一日自川中下漢江。暴風歙起。波濤洶湧。其船將次就沒。舉家惶怖。待制不得已。將平日所持經函。捧向江心而祝之曰。豈老龍王欲取吾經。故相試耶。吾當出此經奉施可也。言訖。遂舉經函沈之於水。風波驟息。既得濟。待制追憶失經。鬱鬱不樂。還至金山下。見船尾百步許。有物如毬。出沒水中。須臾漸近。急命停船諦視之。是螺螄一隊。幾數萬。結成大團。浮至船傍。蜿蜒欲上。待制呼左右撈取。劈而開之。乃前所沈金剛經。宛然在也。漢江至京口。相距二千里。而遙。梵夾寶函不溼一字。蓋昆蟲之異。以龍象故而共護持焉。人弗若矣。待制驚喜不自勝。遂拜而受之。召寺僧作佛事。津濟螺螄而去。

●附錄

金剛經果報云。嘉靖四十三年。東南郡縣大侵。蘇州洞庭山寺。有唐白樂天所書金剛經全卷。爲鎮寺至寶。是年寺衆飢。主僧不得已。取此經質山塘王宦米五十石爲食。越歲。王宦呼主僧至家。願捨前米齋僧。以經還寺。僧歸過湖。對衆稱王德。舟衆共求一看。纔展卷時。風忽大作。竟揭經前數頁。飄空入雲而去。僧

懊悔不已。三年後。忽有上官聞此經名。陷主僧以他事繫獄。逼獻經。及見經非全卷。不愜意。釋僧罪。仍以經還之。僧過湖。風又大作。時已昏黑。艤舟入一深村避風。登岸索火。詣一老漁戶家。壁閒粘前所失經數幅。毫無傷損。漁戶姓姚。詢之。但云前三年有火光一道墮田中。驚視之。乃是字紙。因粘於壁。僧向經悲泣。頂禮呼護法。聿天不休。曰。非兩番神風顯異。此經必入權門。不得完璧。鎮寺矣。因備述顛末。漁父驚感。遂改業務農。又出重貲裝裹。每歲遇得經還經之日。必往寺展禮。後姚壽八十二。

詩箋。割愛投經。悵逝波。漢江帆送好風多。二千里水函無恙。揚子船頭拜萬螺。

●蜘蛛龕【新異錄】

公安袁伯修弟中郎小修。俱奉佛。母龔氏。常虔誦金剛經。一日有巨蜘蛛自梁而下。繞案頭經數匝。俄蹲伏。母曰。爾聽經來耶。乃誦經至六如偈。蜘蛛微動。若作禮狀。終卷視之。已化去矣。因爲龕葬之。築小塔焉。

詩箋。聞經妙處。輒神怡。妙處難言。妙慧知。度脫是經還。不是有爲法。已悟無爲。

●蜘蛛塔【池北偶談】

京師城西慈慧寺。有蜘蛛塔。萬歷中。少詹南充黃公平倩輝書碑。平倩耽禪悅。與

僧愚庵善。嘗住此寺。一日方誦般若經。一蜘蛛緣案上。向佛而俯。驅之復來。黃曰。爾解聽經耶。爲誦終卷。又爲說情。想因緣竟。蜘蛛立蛻化去。因以桑門法起塔。復書碑記其事云。

詩箋。化身經畔復精藍。袁宅蜘蛛舊有龕。不挂一絲向何去。生生長願禮瞿曇。

●蜈蚣聽說法【竹窗偶筆】

蓮池大師挂搭一庵。有人擒蜈蚣數條。以竹弓弓其首尾。師贖放之。餘俱半死。惟一全活。急走而去。後共一友夜坐。壁有蜈蚣焉。以木尺從旁擊而驅之。竟不去。師曰。昔所放者。得非爾耶。爾其來謝余耶。果爾。吾當爲爾說法。爾其諦聽。乃告之曰。一切有情。惟心所造。心狠者化爲虎狼。心毒者化爲蛇蝎。爾除毒心。此形可脫也。言畢。令去。則不待驅逐。徐徐出牕外。友人在坐。驚嘆希有。【以上通慧鑑】

鶴子曰。同一放生。而餘者皆死。惟一獨活。宿孽有淺深也。孽淺者一撥易醒。孽重者萬呼不應。

詩箋。慈恩起死荷山邱。聽法慚惶去復留。最毒蜈蚣知懺悔。人心虺蜴幾回頭。

通慧鑑終

三孫徐兆杏雨壇同校
湖南張海社修五覆校

年來世變日亟。人心悔禍。戒殺放生之說。風起雲湧。印行新舊各書。不下數十種。大都苦口婆心。旁徵博引。其中淤溪戒殺公言。尤覺娓娓動聽。好生救劫。編薈萃諸說。成一家言。由淺而深。無慚述作。而其別開生面。不言戒殺放生。而人自不能不戒殺放生者。其惟徐白舫太史講之物猶如此一書。都十四卷。以物類之克踐五倫八德。雪怨報恩者爲標目。雜探史傳稗官諸說以證之。有類似者附列於後。加之詳贊。係以小詩。詩亦典雅可誦。作因果書讀。可作類典書讀。亦可卽酒後茶餘。藉資談助。亦無不可。簇簇生新。引人入勝。他書散見一二。或易忽略。此則分門別類。如數家珍。讀此而不動心者。是無人心也。惜原槩遠在川中。不易多覩。今鄔君崇音。爲之鑄板流通。俾大江南北。耳目一新。又不知保全幾許生命也。校印旣藏。爲贅數言於後。時在乙亥仲秋。誌於滬江護生報社。張海祉修五氏謹跋。



羅伯昭君二千五百部 陳贊良君四百部 張亞助君貳百部 古實法師百五十部 徐蘭蓀君

歐陽次鍾君 范鳴岐君 龔靈真君 以上各百部 奚燕堯君柒拾部 歐陽養和君 葉德發號

楊鏡秋女士 徐長鏞君 馮在爰君 以上各陸拾部 吳朋君伍拾部 蔣錄經君四拾五部

胡鍾乾君四拾一部 嚴介生君 證果法師 善餘法師 宋叔剛君 黃德澤君 高逸卿君 孫

大善君 黃伯遠君 李炳如君 陳笠卿君 尹紹光君 以上各卅部 廖靜廬君 孫翼召君

許得德君 吳鎮寰君 以上各卅部 劉顯貞君念六部 朱炳毅君念壹部 張伯麟君 徐闇容

君 汪績軒君 張庚麟君 賴命才君 陸澄台君 趙耐平君 傅文甫君 王德鈞君 唐守一

君 趙近仁君 鄭天培君 顧叔良君 張顧王香女士 廖鶴洲君 李子文君 湯濟川君 徐

守留君 李仲儒君 聶正常君 陳煥祥君 堅德法師 睦廓然君 章彥賓君 章少卿君 章

子樑君 蘇一如君 李挹虛君 張伯乾君 王悟塵君 張蓉汀君 周士彬君 吳金良君 賈

狄民君 蕭壽慈君 王翼銘君 和記號 徐祖禮君 吳桂芬君 印倍仲君 吳孟達君 歐陽

臻君 湯雨蒼君 趙銳君 王天彰君 丁雲俠君 牛向辰君 趙守中君 李紹曾君 陳國珍

君 蘇越千君 保定湖廣會館 王道立君 李本深君 章琴書君 慶興堂 何春園君 馮積

璋君 劉克恭君 丁蔭銘君 平優曇君 福泰法師 曹紹咸君 王化光君 伍志玄君 傅筱

霞君 潘澐君 陳月樓君 梁聖慈君 楊純修君 普淨法師 楊河濱君 蕭世鎰君 李子宜

君 楊承露君 戴扶崑君 白三元君 白香晚君 饒俊三君 周仲廉君 何三才君 楊炳林

君 張餘生君 楊德昌堂 韶子美君 劉子才君 陳文奎君 車少軒君 黃竹坡君 以上各

廿部 鄧紹雲君 鄒秉賢君 以上各拾部 董衛華君 楊津丞君 吳章甫君 以上各五部

楊仲笏君 韓景琦君 葉森成君 姚沛廷君 黃明桂君 黃華廣君 以上各四部 莫敏恭君

傅鶴先君各三部 林昭甫君 姜昇周君 蔣尉仙君 彭伊湄君 呂佐文君 劉煜漢君 蘇

在春君 吳孟淑君 李警美君 朱壯行君 謝權修君 徐洪化君 臥雲山人君 郭子重君

朱戒均君●以上各二部 羅耕泉君 周立雲君 李永旺君 會輔卿君 董志洲君 楊萬生君
 鄭煦君 吳寄塵君 陳紹先君 王杏東君 柯笑宇君 奚雲程君 張伯良君 田慶餘君
 賈嶷君 聶義廷君 趙威伯君 林修竹君 王艸仙君 王清泉君 黃學芬君 何崇善君
 眞忠法師 張心田君 郭晴軒君 楊楚丞君 凌介泉君 劉平甫君 李淑慧女士 莫梓德君
 李鳳韶君 袁惟寶君 佛光社 劉其光君 余柏卿君 官集貴君 黃至樑君 鄭連根君
 褚逮雲君 章鯉門君 嘉興圖書館 戚鏡山君 金鶴倫君 檀壽山君 趙宋卿君 阮開泰君
 章子材君 嚴漢隱君 張政卿君 張恆吉君 何善卿君 朱理文君 巫德卿君 呂秉謙君
 謝修一君 黃寶田君 李開甲君 莊開智君 曹年椿君 緒湛法師 殷雲渠君 許俊樑君
 沈望月君 江柳村君 雷澍澤君 陳味羹君 余百川君 又林法師 王文軒君 梁新政君
 孫兆麟君 奚子良君 張萬程君 湯呂慧依女士 廣濟堂 阮開泰君 新會監獄囚衆義校
 天然法師 梁麗堂舍 張尙瑤君 孫若恆君 蔣敏川君 張久安君 趙祺君 林意禪君
 施惠疇君 高子光君 田瑞三君 顧潤生君 余化龍君 狄本源君 李鏡明君 王時君
 張少南君 江禮門君 閻雨三君 唐鼎元君 穆英君 余席清君 趙植民君 董奎垣君 陳
 芝麟君 袁廷才君 冉鈞堂君 陳著垣君 鄭鳴謙君 徐心孚君 潘伯衡君 盛竹君君 祖
 道法師 熊國昌君 吳琳宗君 劉文榮君 王夢葵君 葉錫爵君 劉盈鈺君 陳嵩山君 徐
 文明君 開潤法師 殷鴻業君 許吉安君 吳開茂君 王子青君 伍嶽君 劉子智君 周
 道珍君 譚聘三君 陳瑞貞君●以上各一部
 王公館陸百部 周樹聲君貳百部 陳其昌君貳百部 施虞唐君三十部 壽巨君念部 王傳
 富君念部 杜承綱君六部 王安生君 趙棟臣君 賴耀明君●以上各四部 呂德清君 甘聲
 明君 姜曉雲君 魏洪慕松君●以上各貳部 本局流通本五萬部

國民二十四年秋月印行

歡迎翻印

◎ 物猶如此

● 每册定價三角

● 上五册八折

● 上十册七折

● 寄費外加

發行所

廈門 大同路一〇五 宏善書局

上海 霞飛路嵩山路 道德書局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13 9340B

兒 昔

